

道光辛卯孟夏月

樂成蟾河堡六洲施先生著稿

# 釋未集

甌城凌峯堂書坊藏板

釋未集序

山水之與文章交相益者也宇內名勝不經文人之筆舌則不顯而文章瑰特尤山水之助居多焉然亦有不能兼焉者嘗見處城市者起高臺飛觀瞻遙山之寸碧俯遠水之一泓且鳩石尋邱穴溝借瀦流連嘯咏而不自已至於家在深山聽泉倚石無輪飢蹄渴之苦往往以爲寥戾岑寂而去之蓋其領會有不同者矣樂清東南山水窟也施子生長其間巖居川



觀之暇懷鉛握槩積成卷帙持以質正於余余將  
何以益施子哉然余家西秦當龍門華嶽之間又嘗  
歷燕趙韓魏齊魯吳楚閩越之郊山川風土時往來  
於懷且屢膺衡文之任則文章又余分內事也因取  
其釋未草覽之其紀遊者居十之三四至辯論書序  
諸篇俱有法度不爲輕佻纖嗇以虧其正氣也不爲  
牛鬼蛇神以肆其誕幻也較之古人未知何如而其  
不事剽竊不詭正理如峰之出雲水之興波大抵非

務爲文言以華世者庶幾不背於古之作者與矧夫  
龍湫雁蕩謝公屐齒所不到其渾樸元氣未經發洩  
則施子之文未必非山水爲之也余按試浙東天氣  
漸寒木葉微脫迫於官程未及遍探奇奧所過佳山  
水未嘗不停車流覽見壽籐古樹枒榭蟠結於幽巖  
絕壑中時時彷彿施子之文施子昔曾志雁山矣今  
雖老神明未衰尙其益肆力於文而以其鄉之山水  
一一志之并卽寄余以供余志卧游也失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初冬督學使者韓城王杰書於  
廬江試院

釋耒集序

昔太史公周覽宇內名山大川以胸中之奇氣與山  
水之奇相遇遂發爲宏肆沉雄空前絕後之大文章  
故余嘗謂天地間之奇山水卽天地間之大文章吾  
人苟有得乎山水之趣則奇山水卽在胷中而大文  
章自在吾筆下矣今於施子六洲益信余家居時已  
聞樂清有施子曠達士也少年鏖戰場屋不得志遂  
放浪於山水間借筆墨以自鳴及余秉鐸樂庠施子



於癸巳後三月持其所著釋耒集示余余受而讀之  
嶽寄歷落渾脫瀏灑旣非臺閣之癡肥亦異山林之  
寒瘦三復後恍置我於盤岡複嶂流水懸泉之間施  
子非有得於山水之趣亦何能濡毫吮墨爲是文章  
以自表見哉余因之有感矣樂成故多佳山水而雁  
蕩龍湫之勝甲於天下施子每遊其間輒留連旬月  
而返凡幽隱詭怪之境爲山僧野叟足跡所不及者  
無不一一搜剔故嘗著有雁蕩山誌爲當時名公鉅

儒所識賞一披覽焉則知名山如五岳與夫神幻之  
峩眉秀麗之武當曠蕩之終南峭嶮之三峽以至匡  
廬武夷天台羅浮太行五臺諸名勝水則黃河之迅  
急長江之洶湧錢塘之怒激洞庭彭蠡震澤之浩淼  
其天然雄偉工巧無復有過於雁蕩者而施子浸淫  
其中領畧其妙是舉天下之山水何一不納諸方寸  
中又何必如太史公之周覽名山大川然後激發其  
奇氣哉昔謝靈運癖於山水靡所不至獨失一雁蕩



千古憾之今施子於雁蕩如是可無遺憾則施子之  
有斯文宜矣持此以告施子施子其以爲然乎卽以  
此弁於篇首可也

時

乾隆三十九年歲在甲午仲春中浣三日龍岡張凌  
霄頓首拜譔

雁遊二十八記序

山我取奧也書我取奧衍也汲古也游也入其奧取  
獨也我至焉人亦至焉人與我同嗜焉非奧也有奧  
者焉畏不敢入也蹇不能入也易與爾不求入也謂  
之不讀古不游爾矣不讀古不能游也不游不能讀  
古也雁山者奧區也六洲施生能遊焉其游無徒也  
窮山海寒沉思獨往變幻喜愕端倪呈露生所入奧  
之奧者也游而記之如其游也無畏無蹇無易心爾



生可謂能汲古矣其游乾隆癸亥冬也以紀游質余  
丙寅秋也五載矣余弗暇評隲生請之五載矣評而  
歸之庚午十月三日也學山金洪銓

釋耒集目錄

卷一

序

釋耒集自序

修雁蕩山志自序

修白石山志自序

中秋會獅峯院序

記

始入雁山宿能仁寺記

登龍湫背宿白雲菴記

斤竹澗觀連環潭記

碧霄洞記

宿石梁洞記

南閣觀會仙峯記

散水巖記

登雁湖記





踰芙蓉嶺見仙馬記

北石梁洞記

遊雁蕩山記

大龍湫記

剪刀峯記

梅雨巖記

踰馬鞍嶺觀玉霄峯記

靈巖記

龍鼻水記

過響巖門記

鐵城障記

靈峯記

北閣登仙橋記

泛石門潭記

蕩陽洞記

卷二

記

九日宴管輅記

遊白石山記

登玉甌峯記

西際記

東際記

重登玉甌峯記

遊江心記

遊華蓋山記

渡甌江記

遊大若巖記

遊白水際記

遊仙巖記

遊南雁山記

石樓洞記

玉樓門記

仙甌巖記

遊青田石門洞記

遊仙都山記

遊方巖及壽山記

遊永康靈巖記



錢塘江觀潮記

飛來峯記

遊虎邱記

渡閩海觀石颿記

遊廈門記

遊文臺記

碧環院記

萍舍記

西園記

凶歲圖記

螭記

卷三

傳

陳蝶菴傳

張鐵爬傳

松閨張烈婦傳

高叟傳

木尚書傳

論

豫讓論

藺廉勿頸交論

張魏公浚論

祠王謝論

事佛論

勤儉論

火葬論

讒婦論

卷四

辯

東甌王辯異

說



蟾河主人說

魚說

雁說

書

上徐翔雲先生書

與友人論交誼書

跋

書諸葛武侯傳後

跋徐翔雲先生經義

雜錄

壯士誅假虎錄

義犬錄

約

與鄉人謁祠廟約

述

述老人論玉環山

述姑言舊



釋耒集卷一

樂成施元孚六洲著

邑後學鄭燿廷需人校訂

族孫 朝泮 朝桂 朝槐 鳴登 仝校授梓

釋耒集自序

釋耒集者樂成半畊堂居人之所作也居人姓施氏其所居之邨曰蟾河河有六洲故自號六洲生安居食貧傭工藝殖春畊綠疇秋刈黃稻取其稊粒以供王稅擷園蔬以充庖醞秫酒以泛觴漁釣河濱擊魚鱸膾鯉晨夕自如以度歲



月性俾愚不諳世事不慕繁華惟於文章嗜之不斁居常  
 隨興荷鋤行吟隴畔所見景物瑰奇人事遷變有觸于中  
 必寫以文故凡陰晴雨雪之朝星霜月露之夕起居酬接  
 歡愉悲憤之際釋耒鋤輒搦管呬唔不計工拙意之所趨  
 卽煩楮墨畧無容心也故其文如却霞如野綠如古木翹  
 出而瘦曲如山石肖物而欹缺不周如幽澗出泉自流而  
 自鳴蕭淡無華簡率不莊田野之態也每畊耘暇披卷繙  
 閱有見而嬉笑者有見而慚愧悲戚交集者有見而怒目  
 切齒者作之情不一致故文不一致也文不一致故閱之  
 之情亦不一致也然不敢誇於衆惟良朋至則出而示之

相與鬪瓜酌酒究其是否有教則改之不吝故稿多塗注  
 如此者若而年積爲文若干首有數十言成章者有多至  
 百千言成章者俱哀而藏之名之曰釋耒集或曰而文旣  
 集之矣無序盍請於大人先生居人復之曰物之急於用  
 者非先容無路故卞和一盼璞玉珍奇孫陽裹足騶蹄淹  
 棄若斯文也方且寫田野之閒情譚幽人之細事不敢問  
 世奚邀靈於孫卞耶乃研墨拂楮自書其故于簡首



修雁蕩山志自序

夫前人之書後人不得損益之損益者妄而亦有不得不損益之不損益者怠妄不可也怠亦不可也雁蕩山東南絕勝也跨百里之壤羅三百六十之景雖僻處海嶼望秩禮缺然而收南戒之山川鍾東維之秀氣其形勝當不在五嶽下而輜軒筇杖遊客頻來誠使勿恃勢以擾民勿溺情以喪志則長官可節其弛張以適於政學士可發其志氣以深於學遷客騷人可以破孤悶而平其心幽人逸士可以暢天機而廣其志其有資於人當亦在天台武夷廬阜羅浮諸山之上夫以絕勝之區有關人世而遊者之多



且久則所以考真蹟徵文獻者其書當成於早乃至今猶畧而未備不可謂非宇宙內之缺典也茲山之志始於明初釋永昇之集然山之景物未之志也志之自蕩南朱先生始厥後章千峯侯二谷二先生爲哀續集而胡邑侯汝寧合而刻之第朱志於湫泉洞谷等祇四十餘景稍爲疏釋詳者祇五六景卽今龍湫龍鼻劍泉風洞石門潭是也若峯與巖石二百餘景祇載其名外此百餘景曾不得挂名其上是固畧而未備者也蓋先生以達官歸老不能著屐窮搜此自序所以有俟後人之語也况當胡侯合刻已削其人物無遺其後翻刻者三於三先生所採瑰製擯削

幾盡登者多猥僞之作甚至書法顛倒不堪寓目則其書之不可不損益也寧待問哉嗟夫世有人工粉飾之景尙備志以誇厥美雁蕩爲名山之最而所以志之者反僅僅如是且自有宋開山迄於明之中葉五百六十餘年始得蕩南先生之志自蕩南至今又二百二十餘年竟無承其意而補其缺遺者棄文獻而負山靈不亦可慨也哉豈人世繁華之事爲人所共趨而浚漠之事爲人所共棄與蓋以爲此者非稔知其景者不能爲非閒適無累者不及爲彼長官之迫於官守與邑君子之勤於學或終於官者旣不得暇而他鄉遊客畧寓目而去矣惟幽人逸士閒且稔



知而又或勢有所阻夫是以遲之久而莫爲之志且久而莫爲之補也然而茲山之志卒不得以數者之故聽其缺遺而不爲從事也乎生長斯邦駑鈍之材旣無所用於世而性耽山水尤愛茲山不時酣遊奧曠之景罔不畢覽方弱冠時輒怪斯志之缺時望有人焉修之以慰素願乃俟之數十年而卒不遇其人於心甚恨欲自起爲之而苦短於才欲置而再俟後人又思後人終不得如余之閒且無余之癖而嫻習者於是竊不自揆以其所見叅之史乘質之傳聞於圖則以景易寺於景則次而釋之物產酌其舊寺宇增其新綴以山村附以城堡羅見聞以著故事考文獻以補藝文因舊志而損益之非敢妄也凡以求遂蕩南先生遺意以成茲山實錄全宇內之典而不敢怠焉耳書旣成分十有三卷雖於形勝大端未有裨補而景物畢備人事文章畢錄則山之聲色性情恍然在目士大夫來遊者固可藉爲博取之資以暢其登臨之益卽不遊者亦可藉爲卧遊之具而弗虞缺畧也至於譔述之不雅選擇之未精世之君子庶其有以教余乎是以序



修白石山誌自序

雁蕩爲東南絕勝而白石次之兩山皆在吾邑而白石尤  
近吾家余於雍正庚戌遊白石於乾隆癸亥遊雁蕩嗣是  
屢遊兩山每以兩山之志缺而不脩竊以爲恨歲戊寅余  
不自量撰輯雁蕩志十三卷至歲戊子白石陳與京復以  
白石志爲請明春遂與 偕往山中徧搜幽巖絕壑剔斷  
碑之班藓刮摩崖之層苔旣又博稽典故旁採傳聞取舊  
志修飾之於山圖外別其類爲五曰山景曰物產曰寺觀  
曰故事曰藝文分爲五卷命子珽錄之然余於此復有慨  
焉初余之遊白石也自以窮通有數而鈍駑之才不堪應



世行將盡窮宇內名山當亦人生快事故時謂其遊爲鵬程初徙願甚賒也乃貧病交加蹉跎歲月數十年來所遊如雁蕩諸山祇此甌閩吳越之奇而其間如天台武夷至今尙未託足光陰荏苒而吾年已老自茲以往雖不乏得隴望蜀之思然精力疲而步履艱則若九州五岳廬阜武當羅浮峨嵋諸奇勢必不能復至而祇向故山中拾翠尋芳頻爲之志是昔所謂鵬程初徙者今徒爲倦飛還鳥饒舌中林耳嗟夫山水幽閒之樂迺人世棄擲而莫爭者顧余嗜之而卒不遂所願豈非數哉此余所以終不能無恨於心也而陳君則曰子雖有遺恨乎然世之抱恨如子者不少彼能遊我所未遊而未必能遊我所已遊得一志焉覽之則可藉爲卧遊之資者自可以舒其未遊之恨然則此志與雁蕩志於吾輩雖無所裨而於世當不無少助云余於是又感其言因書以遺君而付之剞劂氏



中秋會獅峯院序

山水之傳有二雁蕩天台之類巖壑怪詭自足顯名于世  
蘭亭峴山之類不必巖壑怪詭名公鉅人經營德業之所  
留騷人學士遊宴文章之所係亦因以永於世舍茲二者  
無聞焉吾鄉獅峯院者山自東來屹然而峙院踞其巔傍  
環松竹下繞溪流雖乏奇偉之觀而清幽可人亦山村一  
佳處也歲在丙辰胡子慎修設帳於院日與山麓楊子國  
榮題咏其間其歲中秋楊子招諸君會於山館於時天高  
氣清山阿秀寂提壺挈觥酌於平巖之上明月疎星光流  
杯斝率飲箕踞籌觥交錯此唱彼和相笑對談既醉而起



散行松竹之外俯矚溪流空明蕩漾遙聞鼓音薄於水涯  
二三子叩石而歌以協其調俄而風從西來林薄瑟瑟單  
衣夜寒不可久立遂宿於山館明晨睡覺日在樹杪於是  
各爲詩詞繪景摭情以旣厥事噫吾視茲山澗壑巒石旣  
無奇觀不能自傳于世向之遊者又未前聞也今山院視  
昔已替矣自茲以往林宇摧而砌石泐則童然荒山徒爲  
樵夫牧豎所謳吟其不掛人齒頰以傳世固自然也然則  
今日之會其諸君之樂與抑茲山之幸與後之人有能誦  
諸君之詩者則茲山其不朽與因次其所作而序之以文

始入雁蕩山宿能仁寺記

余之東遊雁山也從丹芳嶺入西谷卽所謂四十九盤者  
也旣度嶺沿澗行澗水淙淙作金石聲若鼓樂以遲客者  
會日薄暮朔風蕭蕭黃葉滿徑前望松林外炊烟斜飛知  
爲能仁寺乃踰澗而投宿焉至則謁諾詎那像訪了公遺  
跡尋大鑊於坵垣下摩挲斷碑剔蘚而讀之僧道真策杖  
從曰敝刹雁山主席也而今衰余問十八刹僧言山中寺  
多廢存者僅十二三余不覺憮然而慨乃相與出步寺外  
遙望常雲峯在北山之北高摩霄漢與東谷玉霄峯相掩  
映而晚霞自玉霄橫亘其間光瑩炫目近閱四山合翠巖



門飄瀑寒猿升岡文雉出谷天然之趣周環湊合入山未  
深已翛然非復塵世余又不覺欣然而喜未幾日沒風吹  
山谷颯颯如暴雨至鬢發侵人遂入寺宿西舍

登龍湫背宿白雲菴記

大龍湫之上有白雲之菴焉或曰湫水上下多白雲故名  
或曰僧白雲實創始之因沿以名菴余自龍湫至瑞鹿間  
途尋之步峻嶺走絕壁之巔捫薜以進不敢下睇約行三  
里徑稍夷視湫前一帆峯直在履舄下再二里穿松林而  
入林外一溪而菴乃在溪北緣石北渡環顧四山儼如平  
地寂寂深靜洵絕境也聞溪口有龍潭急訪之溪流經橫  
石前斜注石溜溜蜿蜒如龍遊狀溜窮爲潭潭外卽湫之  
絕頂景甚奇倚橫石俯矚峭嶮沸騰輒股栗不敢留旣入  
菴訪上龍湫僧涵谷以絕嶮告不果往祇登上白雲觀鏡



臺峯而返僧獨住窮山泊然無求者三十餘年矣視之似  
有樂者與語久之出菴前暮雲西流與水相逐知不可復  
反遂宿於菴至夜山風蕭瑟水切切鳴枕畔有聲如號虎  
吼者與啼猿相應不輟窺之壁隙星光黯淡之下林薄動  
搖赫然驚人終夜不得寐晨興別去既下猶懍然如在故  
處也

入斤竹澗觀連環諸潭記

連環潭在斤竹澗底澗長二十里兩崖斗立百仞流水貫  
其中至此崖卷爲圓門狀門下爲闕闕上平列小潭三闕  
外石卷爲竇竇下平列大潭二皆圓口無痕水常盈滿然  
小潭淺無足奇惟大潭口澗各二丈餘中隔二尺如雙環  
相配詭幻特甚其水自小潭逾闕注竇中瀉爲小瀑高丈  
許分流大潭深黑不可測視之驚人潭外復爲橫限高數  
尺與闕相映其左崖下有凹潭水由之而去西谷之水自  
龍湫背至此二十餘里爲龍潭者七在澗中者四峽門初  
月菊英與此是也其潭皆奇詭而此爲最第其境僻人多



不知且絕險雖知亦不敢至故自開山迄今八百年士大夫未有談茲潭者余於茲潭窮搜而得之始知其奇也如觀蜃樓之景而迥出於塵世也如傳瓊宮鮫室之奇舉爲目所未經也如山靈居奇而深藏不市也潭其爲山中之曼絕者與余惜其晦而不顯也將以告於世則潭以余傳潭之幸然後之遊者知茲潭之發自余也則余亦以潭傳非余之幸乎故詳爲之記

### 碧霄洞記

碧霄峯有二靈峯之分支也自靈峯後遷迤而西其高出於衆峯者爲南碧霄孤起澗水北聳峭而凌虛者爲北碧霄兩峯相對面北爲尤勝余走南碧霄下渡澗而北仰首視之高數百仞岌乎若欲仆焉其巔多岐石屈伸如指下有洞甚深廣洞口築小樓不椽不瓦護以朱欄若停畫舫余旣入洞洞僧煮筍芋啖余相與坐樓頭方食山樂官作隊飛鳴其聲如乍如筑如笙簧而南山諸峯側者俯者卓立者聚而相向者其狀如呈能如角技如會集起舞觀聽之下若侑食然竊異之時大風起下樓入洞中洞外飛紅



自樓下捲入洞底復沸沸自地上倒騰而起蕭瑟有聲若  
湧泉之逼迴崖騰波躍沫亦一奇也既乃入真濟觀三賢  
峯諸勝及出緣南碧霄故道再仰靈峯日尙高乃渡謝公  
嶺走宿石梁洞

宿石梁洞記

余既抵石梁回視嶺際半日銜山而晚風愈厲不禁寒慄  
乃躋山麓繞梁後入洞梁頓起平地懸空磬折橫跨洞前  
石脊參差如鬣風撼林木絕類長鯨躍浪洞窈然深邃洞  
門環石與梁相配東外谷之最勝也其下舊有寺久廢僧  
皆棲洞中余既晚食起見洞口有光急出視地上一彎如  
梁狀蓋新月斜照梁洞間也而左壁復有圓光進視之梁  
內一孔大如斗明星礪礪如魚目竊異焉出至梁外則  
月鈎掛西山矣頃之寒氣逼人毛骨俱竦會僧置爐火邀  
余坐因與品題四谷奇勝且咏石梁之詩而寐明日出洞



遙見谷口老僧巖宛然禿首緇衣拱立西向抵其下忽變  
爲二迨轉而西又如初見狀而躬微俯因留不遽去翹首  
石梁白雲已盡封之矣惟此石露谷口若山靈使送客者  
遂別而西歸

南閣觀會仙峯記

己卯季冬余與少子珽再遊雁山越歲人日自石門潭西  
入蕩陰宿南閣村居明日復西行徧探南北諸景陟仙壇  
入仙遊石佛諸洞行觀紫霄石丈仙杖沓屏西屏諸峯日  
晡至於會仙之峯是峯在南閣谷中山脊上高百餘丈峯  
前兩怪石頓起數十丈竝立東向巖若兩大人峩冠博帶  
相與曠覽諸景者峯間多竇穴迎風發籟烏烏然與松韻  
和又若兩大人爲楚音相與對景題咏者耳目所接聲形  
逼肖蓋是峯孤插青霄東去南閣村十餘里去石門潭三  
十餘里客從石門潭來卽見其隱然天末抵南閣村則見



其面若控南北諸景以爲之主以怪石竝立如仙狀故名  
會仙或云昔有仙人會叙於此自此而西谷偏小行六七  
里得湖南潭又三四里得散水巖而止余與子窮日之力  
畢覽之而宿沸頭

散水巖記

自會仙峯西行十餘里爲散水巖余閣遊將止舍沸頭村  
村去巖僅數里日尙高乃緣溪深入抵巖下巖高數百仞  
四山迴抱懸瀑中瀉下注巨潭瀑後有洞援蔓可入時以  
春寒日暮不敢登坐潭上仰觀瀑從天際垂下日薄西山  
斜光返照第見瀑端偏流擊石飄散灑灑如飛珠流輝閃  
燄騰擲瀑外雲流翠壁鳥舞澄潭與瀑掩映眩人目睫頃  
之日沒暝色蒼然巖松呼風響應鳴瀑清冷之氣竦人毛  
骨乃舍之去蓋雁山懸瀑數十而大小龍湫外以此爲選  
乃南閣景之後勁也相傳此巖大水時有怪物如牛狀自



潭乘流東下石門潭入海每三載必一見之其說甚怪然博詢土人百口一辭豈怪詭之景類有怪物耶因并記之

### 登雁湖記

雁湖者古稱雁蕩雁之所棲山之所以名也處於山脊迺衆山之祖衆水之宗也其高也爲里二十五其廣也爲里三其周遭高起如隄中有小陂焉如田塍畦埒界而爲三湖之有水也在昔爲然土人利而洩之今之有水者惟中湖畝許爲然其餘皆枯其壤皆變爲葑田其爲土也匪沙匪泥足蹈之四旁皆震杖插之盡杖而不知所底山之爲物也其下出泉而此則瀦於巔其洩也涸而不燥故識者以海眼目之其生物也蘆荻藜滋雜以萱草無竹木荆茅水石之間牡蠣產之有蠃焉如海壩所出小身而赤鼠大



如狸多兔多野豕無豺虎熊羆余之遊湖也升於蕩陰  
晨則就道薄午而至湖仰瞻紅日晃然懸於人上俯矚白  
雲悠悠然遠浮於下斯時也寒威未殺而湖高風厲瑟瑟  
如也日中湖遊泠泠如也驚宿雁之遐逝眺海天之蒼茫  
駭目動心慄慄如也於是羣集湖曲激湖流啖乾糲尋沉  
鐘之蹟想出日之觀笑談嘯詬興豪情遠忘寒凜也既乃  
降自蕩陽疾行至麓迫日暮也其遊之爲徒也余與少子  
珽暨僧祖勝僧皈禪僧會光也而遊之時則乾隆庚辰孟  
春之九日也

踰芙蓉嶺見仙馬記

余初遊雁山舍能仁寺有僧道真者謂山中有仙馬登千  
佛巖如飛竊異之自後屢遊無所見癸未初春余與長子  
璟及族弟璽自石門來將踰芙蓉嶺尋東洞抵嶺際遙見  
南山有馬跂足翠微間漸近百步外見其高大逾凡馬渾  
身如墨而鬣獨白如雪竝立視之馬亦翹首向人視不動  
久之余子疾呼馬忽奮鬣疾奔繞山阿而去時天將陰雨  
恐藜谷多怪不復入東洞遂東觀雙髻峯轉入羅漢寺會  
有與寺僧譚者余因及遇馬事其人曰偉哉馬惜不遇壯  
士展千里之能余曰不然是馬也不食人之芻糧不受人



之羈的日與鹿豕嬉遊名山中以永其年勿謂非馬之幸也負千里之能者固不必以千里見遇不遇奚論哉因相與啜茗乃歷寺前諸勝別僧適能仁寺

北石梁洞記

北石梁洞在仙橋西相傳王子晉吹簫橋上而憇於此故土人世稱仙洞而北石梁之稱蓋寡雁山石梁三此一東外谷一西外谷一皆左跨洞口穹然同狀然西梁洞淺無足奇奇在此與東梁而此爲尤奇然其爲路亦最遠洞枕山脊下南向其廣也以丈度之橫二十縱十有六高如縱之數而口獨斂得縱之半焉高明宏敞儼若廣廈有飛泉墮梁洞中灑灑不輟若珠箔懸於庭戶其外環山十里仙溪繞於其際而排巖沓翠丹灶石棋枰諸勝錯出溪山間若珍貨列於廊廡之下余旣下仙橋扳躋至洞相其神



幻則竦然心警覽其遐曠則悠然神遠玩瀟灑之况則超  
然而興逸賞幽隱之致則穆然而思深洵洞天之傑出者  
顧處於蕩陰僻而遠自來遊者舉莫之知余故詳爲之記

### 遊雁蕩山記

雁蕩山在吾樂之東距縣七十里余家縣西距山百里山  
分東西內外四谷自白巖東走石門潭折入蕩陰層巒疊  
嶂爭奇百里其峯百有二其洞三十有八以巖名者五十  
四以石名者五十一以障名者十有五以谷名者八爲梁  
三爲橋四爲門八爲泉十爲潭十有六爲溪十有四而瀑  
布得名者十一稱龍湫者三湖一在山巔卽雁蕩也曰峽  
曰澗曰池曰灘曰水曰巖曰嶺不勝指數其有名者共三  
百六十有零合之爲八大觀離之爲二十景拔其尤爲三  
絕而十八剝叅差羅列蓋東南之絕勝也癸亥仲冬余拉



友往遊莫有應者乃攜杖獨行丁未離家明日至山入西  
谷能仁又明日入大龍湫又明日庚戌季冬朔日也入斤  
竹澗明日出西外谷入梅雨巖又明日轉西谷入東谷靈  
巖又明日入鎮城障更入靈峯又明日出東外谷入石梁  
洞又明日而返於時冰霜刻秀谷迴峯高雲林鳥獸蕭疎  
點綴山間奧秘靡不呈露余以隻身俯仰其間釋慮忘機  
任意縱觀無牽撓敗興之嫌有隱括不遺之思景與神契  
興會酣逸獨往獨來浩歌長嘯不覺自詡曰施生天爲爾  
幻耶爾遊爾奧爾樂爾知耶一任癡狂自以爲天不我負  
而戀戀不能已曩我少時見巖壑小異輒誇爲奇其後北  
走吳會南極閩徼竊謂東南山水我得其概今遊茲山始  
知我向所奇者非化景未足以當至樂也獨坐空山悄焉  
深思而不知其所以然旣返次花村夢寐見之遂忘其不  
文而急爲之記

通



大龍湫記

大龍湫水之最奇者也其障曰連雲壁立千仞環抱里餘獨開東南一面如天闕焉剪刀峯適立其間而湫則在於障底風入障中鬱不得暢與湫鬪湫力不勝風則役於風而湫之變態以見其奇幻怪詭雖善狀者不能窮也余出自能仁將入谷會有客從東谷來遂與俱入緣錦溪西北行錦溪者湫水所經去也溪北千巖競秀灑迤數里西接障口余且行且視遙見障端有蒼烟狀勃勃上浮客曰湫也余駭之將至聞聲逢逢然從峯後出繞峯入障中則瀑布懸於天際凌空飛瀉白光射人若決銀河而下怒衝巨



潭響若雷霆令人心戰湫下有忘歸亭余束履潭側客先  
之亭風起障中湫水倏分偏支斜坡而至客疾走避若萬  
矢之逐孤將幾仆巖間急回顧已捲而去乃輾然大笑湫  
振響不止余語客登潭左小阜語軋於響客弗聞乃呀口  
若反詰余余亦不省所云祇以手示如聾啞相接狀阜上  
有階數級詎那亭故址也既登相與面湫坐階上湫隨風  
作態雨雪烟霧初無定質而目之所擊其態卽變有頃風  
益勁變態益奇倏斬然中斷而上段斷處橫舞空中數十  
丈繚繞如遊絲久而不下余與客皆笑呼起舞客蹈空跌  
階下湫倏自潭面倒捲而上蜿蜒翔舞飛入天際不知所  
之余拍掌大叫客亦蹣跚而起忍痛而視以爲奇絕因相  
顧詫異久之欲觀障下金沙水走至潭右水又射至遂退  
而止聞湫水映日半壁陸離作彩虹狀是日輕雲蔽天不  
復睹此奇擬以異日乃與客循錦溪故道而出至瑞鹿別  
去



剪刀峯記

水莫奇於大龍湫而剪刀峯則又百二峯之最奇者初余行錦溪遙見峯頂如巨人隱短垣而露其髻稍進見其端聳如植圭再數十百步則見拔起澗水中高數百仞其上兩股相倚呀然而空斬然而峭利流霞薄之如裁錦綺是爲剪刀峰逮繞入峯北忽變爲大屏再數十步變爲一帆濶百餘丈隆其前爲風逼狀水奔其下雲流其上宛然布帆航海陵谷若爲之變再數十步又變爲鰲頭顯鬣畢具自此至湫前回首顧之則又忽爲玉柱狀大僅丈餘高不知幾千百尺轟轟然危峭孑立視之驚人至近南厓趾又爲



卷一  
三  
捲旗狀而下微殺其怪形像物步移卽換故好事者統名  
之爲八面峯而剪刀一帆玉柱則尤其竒而確肖者噫以  
龍湫之竒而比以茲峯豈所稱兩美必合與造物鍾竒彙  
勝信有意乎故余修遊事亦以茲峯次龍湫之下

梅雨巖記

西外谷景梅雨巖稱最余遊斤竹之明日出桐嶺抵凌雲  
寺故址見含珠峯屹立平地凌空作態而二仙含翠諸峯  
爭竒離立與東北兩巖遙相掩映巖斗立如闕折入闕中  
則巨壑環拱而瀑布灑於其間是爲梅雨巖瀑發自崖巔  
稍下橫石突出瀑擊石飄散下灑百餘仞濛濛然徧於壑  
中身在北崖下如梅雨中立簷下衣袂如洗俄而山雲從  
高空下垂浮於瀑側風乍捲瀑入雲雲與水合併墮下飄  
忽迷離余不覺喜而高叫山深人跡罕至北崖上有山羊  
聞人叫奔過猿穴羣猿啾啾作聲環列驚怪其間深林古洞



幽黑驚人因置而出遂歷西瀑石門諸景轉入西谷

踰馬鞍嶺觀玉霄峯記

馬鞍嶺東北有玉霄峯焉子朱子所謂欲登之以望蓬萊者其峯自山半拔起千仞上凌雲霄在嶺視之其體巍然而豐中多直理黑質而白章璀璨奪目至嶺東回顧則變而北向峭聳瘦削又若釋氏所貌大士趺坐狀乃山中諸峯之最高大而秀麗者也顧峯於斜日返照下恒於雲罅中閃爍發酸其狀如虹山中人咸以爲怪余至自西谷抵嶺際適見之乃知峯既高而有色而斜日返照則雲有輝以雲日之輝盪摩於璀璨石色間故五彩以見此峯之奇非峯之怪也然峯質也靜象也彩酸影也幻象也以靜



者而幻生焉卽謂之怪也亦宜矣山人謂峯北有徑可攀  
至峯半而其上則可望而不可卽觀其孤高縹緲之致得  
毋爲仙靈所憇而與蓬瀛相望乎書以訪之

靈巖記

靈巖雁蕩山明庭也谷口兩巖如獅虎入谷紆行里許豁  
然開廣北上平巖幾千仞曰屏霞障其趾有谷曰安禪有  
龕曰龍鼻左右羣峯迴抱如玦余遊時曉霧方濃將至谷  
中霧騰湧而出迷不得路會僧妙文出谷因與俱入過寺  
基髣髴從松杉間躋山麓小屋數間半枕石洞所謂安禪  
谷也方是時四顧蒙蒙一無所見僧敲火煮茗烟入霧中  
迷不復辨已而霧稍解隱見西南諸峯如七八巨人星夜  
走海上牽袂微行而不識其面乃隱几而寐覺日忽向午  
急出視羣峯千霄應接不暇北仰屏霞端巖絢爛橫亘如



負屨其在東南者曰展旗濶百許丈如大旆從風東指而捲其角於北而頂珠伉月石屏玉蟾蜍諸峯參差相接北屬於屏霞在西南者曰天柱截嶮崦峭孤標摩空瑰偉特甚其西曰雙鸞又西北曰捲圖又西曰寶印又西北曰堯闕其逼近屏霞者曰獨秀曰卓筆兩序名巒聚靈競勝而龍鼻天聰石僧小龍湫諸奇不與焉其秀挺如玉柱瑤屏其踈密如千門萬戶倉猝顧之如咸陽侍衛劍戟相摩環立丹陛靜而觀之如有虞羣后服采執瑞協恭帝廷山無遁形萬態在目近遠瞻眺且怡且愕既午飯招僧與語不盡解遂復外出雲浮天碧四山淡寂余獨往來諸峯下身

之所之峯若向余意之所屬峯若解余穆然神與之遇以相喻於無言也坦懷忘形情景混合茫然而不自知也乃徧歷幽奇抵晚止谷中其夜無月惟星芒燦燦掛峯頭如垂冕旒焉



龍鼻水記

去安禪谷西百步爲龍鼻水絕壁之下竅而爲洞其內石  
色皆紫獨嵌石龍鱗甲皆青尾自洞外嵌厓而下蜿蜒數  
百尺繞至洞底伸一爪下據於地捲首爪旁垂鼻滴水涓  
涓弗息洞下諸峯林立惟玉女峯當其前憑巖而凝睇余  
偕谷僧躡險入洞見而異之旣乃嘗其水方冽而甘拭其  
鼻孔泚然如汗出腴理而不知所自來僧亦謂積旱澇不  
爽其詭怪殆不可究僧旣去余愛其竒獨坐而玩之時斜  
日從玉女峯間返照洞中祇見黓點滴瀝張鱗露爪猙獰  
之態不敢久視俄而片雲飛入橫薄腹間光怪動搖洞右



瀑又雷震恍疑神龍翔舞吟吼以出沒於雲谷間余心悸  
急下洞口乃大詫異旋復入玩洞中久之乃望小龍湫而  
去

過響巖門記

出靈巖東走三里有巖屹然當空路繞其北號呼應響故  
爲響巖之門四山崖壁斗峻有丹穴延於其北西多怪石  
其對立於阿者若面語焉謂之二仙譚詩東北有聽詩叟  
俯於山脊清癯如老人翹其首爲側耳狀崖壁之間小竹  
短木周環叢生西有喬松蒼然挺秀禽鳥集焉而二仙適  
立其側山靜無人語惟松聲謾謾禽聲啾啾清逸之韻入  
耳怡人恍疑譚者有音而聽者有聞也余喜而歌歌發響  
隨口和音韻複沓又疑立者余答而俯者余聽也因踟躕  
而不能去



鐵城障記

鐵城障在二靈中道卽所稱初月谷水簾谷也自響巖門東走百餘步轉入谷中有寺在崖下曰淨名寺西有金鼎峯峰西折而北兩障夾峙高數百仞深入里餘而勢若長城色若鐵故名鐵城其內泉石幽勝昔人謂不下二靈者余至寺卽獨往障中旁矚兩崖軒然齟齬露不敢遽入漸入漸勝仰眎青天若匹練拖藍空翠欲滴居崖下平睇天光又若初月入之益深而景益勝矯首瞻顧若不可極左右水簾數道如簷溜並垂如爐煙裊而不散如珠璣晶瑩而粒粒可數然在東壁者爲最再入爲維摩之室廣不



數尋而卷石環匝蕭然清隱又入爲玉杵峯又入爲仙橋  
爲童子石燕諸峯皆牽連障內秀麗可愛聞谷底有餐霞  
洞因賈餘勇扳巉巖搜而得之如登仙闕而矚下方四望  
奇峯纍纍而左顧障端兩峯曰摩霄曰仙掌各高百餘仞  
峭勁瘦削如兩大華表轟然竝露雲霄中瑰奇特甚蓋障  
之景至是始窮也余愛之不舍然是行也未午入障日西  
斜未午食乃行歌而去

靈峯記

自靈巖東走十里爲靈峯未到澗左一小洞斂其口狀如  
初月小進有潭如方積淵澄見底其上兩山合抱水從抱  
間出轉注於潭琮琤而鳴余行稍疲憩潭上心神若刷焉  
緣澗入抱內有靈峯寺寺旁一峯拔起天半卷然中虛望  
之如雙峯並豎是謂靈峯中累飛磴曲折千級磴盡爲臺  
臺上穹窿周覆高數十丈廣半之前有飛流灑灑墮空是  
謂靈峯洞內塑西神故又名羅漢洞云余至洞仰而視之  
如懸覆釜環而顧之如剖大鐘軒然而高呀然而明翛然  
遠塵氛而凌清虛時洞僧他適悄無人聲微聞澗水奏響



若隱隱在百里外身處其間穆如皇古卧則雲生嘯則風至頓足起舞則韻自天成恍若憑虛而遊夷猶天闕而忘其所自臺下有亭會有羣兒至裂爆竹爲樂湍洞砰轟如迅雷破山若將壓焉餘聲震蕩逢逢然良久弗息壁間遊雲繚繞不定洞前飛流迸若散珠響窮乃復羣兒皆拍掌大笑余亦驚喜詫異居頃羣兒去日已晡乃下洞立寺前觀抱間鳳凰鬪鷄靈芝雙筍諸峯疎密排列環立洞下作旋繞歸向狀視靈巖又開生面余俟僧不返將沿澗入碧霄而僧適至復轉宿於洞

北閣登仙橋記

仙橋在北閣谷底去北閣村二十里遊者自村西北行十里過龍虎關卽仰見橋如偃虹跨於天半又數里上山走北石梁洞右又北數里陟險東上至山脊又東數里始至橋橋長六十餘丈濶五丈形若牛背而中有線路可行以其遠而險遊客不至亦不敢至癸未初春余與長子璟來遊百計攀躋迺克抵橋上方渡聞橋下迴風聲隱然如殷雷鳴余初不知愕然而顧欲返諦而察之乃相顧而笑橋高百餘仞其左橋趾東延數百丈四下壁立矯首其間恍若身爲飛仙憑虛容裔俯睇橋下雲流如水遙眺山下溪



流如白龍隱見蟠繞世界都異俄而風從遠來力甚勁立  
橋頭幾爲之仆急俯伏相視失色風過而起愬而返聞聲  
逢逢然如伐鼓乍徐乍疾倏寂然無聞倏澎湃如大水驟  
至與向所聞迥別心異之然脚跟踉蹌若浮不敢留急渡  
而西下土人謂山後有徑可攀至橋下其觀甚偉惜不及  
至蓋雁山峭峻之景此爲最世傳爲王子晉吹簫處故名  
仙橋王梅溪亦云

泛石門潭記

石門潭爲雁山東趾兩巨巖對峙如門蕩陰十八水俱會  
而注此門門內外俱爲巨淵深不可測門下水中有龍井  
上人常夜見赤光云乾隆戊午秋余北歸時方大水不得  
濟因至潭上見門內水晶森高丈許以門狹急不得瀉洶  
湧怒號視之驚人癸未春余出自北閤將至大荆道經於  
此復往一觀惟時春和景明潭水凝碧適有桴從上游來  
招而泛之澄澈如鑑巖松飛鳥倒影可數時日西逝門下  
陰黑頃之桴泊絕壁桴人以鍤篙抵之轟然作聲兩岸應  
響水波騰沸恍若潭底神物乍爲驚擾余心動遂至下流



舍桴而去聞潭有巨鯉如舟恒浮水面潭又多香魚每秋  
杪土人網而焙之取以餉客

蕩陽洞記

蕩陽洞卽俗所稱洞陽洞也吾邑洞天數十昔人悉予以  
佳名而余遊幾徧惟茲洞以僻遠未遊晨聞僧松崖卓錫  
於此有道能文邑侯王心齋嘗訪之余屢欲遊不果戊辰  
季冬松崖卒五年始與友人屠心潛往遊見其山如覆螺  
洞斜出山半嵒呀西向近遠諸峯獻巧眉睫晚登小樓初  
月懸洞口如對新知因作憶松崖詩美其幽棲而恨余遊  
太晚也然余又有慨焉洞前之村稱洞陽以洞名也而洞  
後無洞亦稱洞陽是誣洞也余以洞在雁蕩西南昔之名  
洞者當云蕩陽洞而俗傳訛爲洞陽洞也夫以茲洞之勝



度其開當不在諸洞後乃稱名今尚昧昧松崖以山爲螺  
峯而不及洞心齋則易陽爲洋皆不可解山靈有知得毋  
恨恨吾觀古人每有所遇必深思慎取不敢苟且附和使  
余亦無所講明是長遺泉石之恨所謂欲遊恨晚者果何  
所取乎因語心潛潛以爲然於是復洞名爲蕩陽洞書諸  
洞口以草其誣以表其實以告後之遊者

釋未集卷二

樂成施元孚六洲著

邑後學鄭燿廷需人校訂

族孫

朝泮

朝桂

全校授梓

九日宴遊管巽記

己酉季秋之九日余與昆朋冠童九人同登管巽飲茱萸  
也風日清朗山河爽潔憑巖偃仰興會豪舉余卽席言曰  
昔宋治平間焦侯伯強蒞邑政侯名儒也常過茲山愛其  
美竹採爲管遂以名山距今七百年矣山童然峙竹之廢



不知何日而侯之命名猶在人口不休今予與諸君宴遊  
茲山蒼烟紫岫掩映筵席其風景不猶然焦侯登眺時耶  
夫山穀秣酒朋從呼笑自宋以來不知有幾然皆蓬飄霞  
落寂寂無一傳者而焦侯于登眺間偶焉命名輒留人唇  
吻與山水俱永然則人事之不朽於天壤詎偶然哉雖然  
今日之遊不可以不記九人者林君伯昌哲人楊君光春  
國榮暨余族兄濟公言正繹範族弟傳埏誠琥與余也

遊白石山記

東南山水稱雁蕩而白石其流亞也白石之山其景曰玉  
甌峯曰東滌曰西滌玉甌踞於中兩滌夾於左右其間洞  
而明者四水而瀑者三穴而水者五峯之峭者十有二石  
之詭者六巖之異者如水穴之數石色白故名山居南北雁  
中故又名中雁其陽去余家十里東去縣二十餘里去雁  
蕩百里余性愛山水五岳九州時縈余懷以妨於學弗敢  
出歲在庚戌余春秋二十六自分不堪世用爰念名山莫  
茲爲近遂偕族人往遊一月再至而山之勝悉爲我有矣  
噫人生各適志耳七尺之軀明知不與山水爭長役志茫



釋名集 卷二  
茫何有窮期余將徧閱吾甌奇勝由是北上天台訪栝蒼  
入仙都廣遊吳越以漸及於江淮齊楚之外然後歸休茲  
山檢奚囊遺楮品其高下爲山水之平章優游太平此余  
志也然則是行也非倦鳥知還殆鵬程初徙與於時遂有  
雁蕩之約

登玉甌峯記

玉甌峯踞羣山之巔層巖聳立上干青霄峯之半空洞豁  
訝其一曰白龍洞奇而小其一曰玉虹洞深廣二十丈餘  
外含如簷舊羽人架楹其中依石爲壁憑巖爲蓋日月返  
照而風雨弗至焉俯矚羣山重巒疊嶂若向若環澗溪咽  
流聲如鳴玉與松聲禽語相間溪山之外村原錯落烟波  
際天舉目可極洞室高曠以斯爲最庚戌仲冬林葉旣空  
冰霜刻秀余與族兄公言緣溪行過篔簹絲潭登下馬嶺穿  
謝田繞峰而北少憩玉屑泉下已而扳蘿捫葛躋十二盤  
螺旋至洞外內眺覽曠朗一新翛然塵表靜而玩之如乘



巨鼇而觀海也如御輕雲而回翔乎鴻灝也如搏扶搖而  
圖南也遊覽久之日西斜低徊不忍去臨巖酌酒步月敲詩  
極歡就睡晨起訪白龍洞而返

西澗記

玉甌峯之西有石澗長五里曰西澗又曰西龍街南北諸  
峯沿澗呈異余既下玉甌綠澗北西行仰見北山玉屏障  
橫亘里餘其間立石錯出有直起者有豐上削下者東延  
玉甌恍若大獅吼視東南而西望澗南大峯拔地而起又  
若巨虎雄踞眈眈北視前後瞻顧心爲之掉西至大峯下  
南面正視爛若秋霞與北山諸峯掩映又西有峯曰卓筆  
銳其巔若毛穎書空又西有峯曰展屏又西有石曰華表  
其倚於巖側如人側耳者曰倚壁聽而回顧澗南又起大  
峯曰天柱卓立澗底上矗霄漢迫而視之岌岌若動搖旁



有小柱附立而不倚時日已斜西余坐峯陰澗水北壁莫  
療饑頭之毛骨淒然急走坐日中久之始去柱西數十步  
有怪洞如螽蟴者爲甕餘巖又西百數步有怪石如滿月  
升於雲端者爲雲臺月其旁爲水簾洞其下爲灑玉巖自  
此而西又里許兩崖壁立中懸澗瀑日石門山至是漸峻  
余登巖背回顧諸峯在烟霞夕照間不可盡辨但見兩大  
峯如雙帆高挂風動雲移大有揚舲跨海之勢信足異也  
會日薄山度不可復返遂西度黃岡乘月下雲光寺宿

東澗記

余遊玉甌及西澗天柱諸勝巖巒巒峭拔心甚異之越旬日  
與族兄繹範復遊東澗未至北望山椒石夫人娉婷獨立  
若陟阿采蟲者其下爲鐘潭叠涵谷口澗水所由去也澗  
長二里許濶數丈上下七折悉巨石而捲其兩旁水平鋪  
石上潺潺然且流且鳴紆回之致若神龍蜿蜒之跡故肖  
其號曰龍街中有淘井口收而腹衍水入其內響似鼉鼓  
而深不可測若神龍遊而竅其窟宅焉谷內有梅雨潭其  
大畝許周遭石厓斬然瀑水懸垂散若濛霧其上峭嶮不  
可窮乃澗水所自來也方余遊時寒甚余二人擁爐火側



行街邊或踞巨石而玩俄而風轉澗中寒漪如縠巖頭古  
松蕭蕭作琴瑟聲以答澗音穆穆渾渾冷氣襲人而心遠  
興逸相與談笑久之蓋玉甌諸峯之雄奇足以壯人豪邁  
之氣茲山之奧邃足以啟人幽深之思造物開人聞見洵  
不可測既遊而歸因書之玉甌諸記後

重登玉甌峯記

玉甌峯初名白石巖又爲道士巖而捧日之爲臺大獅落  
雲之爲峯藏真天然之爲塢爲刹其名不下數十遊而指  
名者莫之有定余遊數矣甲寅季秋與客復至白石遙見  
層巒璀璨聳露雲霄中疑重樓幻於天際比至洞秋光四  
映空明瑩潔余曰是宜名瓊樓而客以山無定名謂余爲  
多事余曰嘻客知茲峯之屹峙幾何年遊者幾許人耶昔  
人遊不必與今人遊同我今遊不必與昔遊同卽吾子遊  
亦不必與我遊同巒石隨步而改觀林木順時而變易山  
禽野鳥猿狖熊豕之屬之飛走鳴叫不時寒暑晦明風雲



雨雪之候之後先異態而遊人取舍不相謀會心各殊致  
故一時遊一時勝也一人遊一人趣也景日變則名日加  
宜也乃欲定其名山靈有知庸不我笑乎客曰有是哉迺  
相與飲於洞下既酣而起月在林間仰視斗星髣髴掛目  
睫客曰是景也子曷名之余曰名摘星臺也可名醉月洞  
也可

### 遊江心記

甌江中有江心寺左右兩峯岫立雙塔矗于其巔其下松  
竹間風亭月榭與文山諸祠森列寺旁遙而望之噴翠浮  
青如展畫圖辛亥秋余駕舟往遊畢覽其景讀其詩歌已  
而登浩然樓見洪流四繞風帆去來南望江城仡仡烟火  
萬家東則靈崑諸山浮泛海口與掛綵相掩映西北湖田  
在羣山拱揖之下兩溪悠悠流光千里因思文丞相當宋  
季時汎舟登臨涕泣從事其胸中勃勃不可遏之氣所謂  
浩然者真足壯江山之色故人雖亡而其忠義發爲悲憤  
至今猶覺凜凜所稱百世下聞風興起洵公其人哉乃與



同人譚其逸事、旣返、明燭記之、以見此日之遊、不在江山  
眺覽也。

遊華蓋山記

壬子夏、余與族弟璠寬、寓府城、偶隨客遊華蓋之山、山爲  
鹿城之勝、踞江而負城、舊有大觀亭、醉筠亭、及王謝祠、玉  
芥園等、俱湮圯不復存、或低徊而惜之、有杖者曰、斯邦自  
鼎草來、鄭釁于前、耿乘於後、軍馬蹂躪、兵火焚燎、民居官  
署、庠序、黌宮、舉爲灰燼、何有於遊觀、亭榭耶、鯨鯢旣剪、漸  
次修復、頽垣敗址、悉爲隆棟、區區茲山之亭榭、不盡復、  
又不足道矣、方亂離時、陸梁塗炭、人民奔竄、俯仰雲山、適  
增悼嘆、及時之平、遠邇乂安、人物恬熙、凡杖履所至、一泉  
一石、孰不怡人、今遊茲山、覩城市之比密、村原之錯落、江



海之浩淼孤嶼靈岷諸山之浮空掩映舟車往來無幾微之警言而吾曹得以悠然攬勝曠然懷古俯仰之間其爲忻感何如卽王謝諸公之謳吟自適者不過若此陳蹟之廢興寧所較也余聆之爽然顧二弟曰是爲善遊者若識之卽書之以爲記

渡甌江記

丙辰春暮日在丙申施生渡甌江歸志之於壁客曰何志爲曰警險也是日也余歸自郡城抵海壇有叟皤首杖立江滸曰海氣惡將有颶風聞者謬之余亦弗省旣而舩艫皆進舟子號召卽亦登舟風靜雲開赤日經天泛彼安瀾權夫嘯歌至於三江之滙遙見海東有波若靛俄而風起自遠而至至則四天低黑狂颶簸激洶湧怒號翻江逆潮勢捲山岳漁艇商帆紛如萍擾我舟楫摧舟人莫措欲進不前欲止靡依號天叫神相視悲泣幸而獲濟撤舟登岸但見覆舟逐流而下祇遺一人哀號望救於斯時也警言



交集回憶幡叟之言惘惘若失初何所急而必至是摧楫之時其不餌蛟魚之口伴馮夷之鬼者幾何故君子保身必謹而老成忠言必不可忽天下事大都然也余是以警而志也既白於客乃詳其事

遊大若巖記

柘溪山水稱二若而大若爲最然遊小若者咸謂連崖壁立半空登三層樓之上憑欄俯躡若御仙闕而視人寰則其景亦奇險矣己巳初春余與族弟璽乘潮至沙頭聞小巖樓觀災乃徑造大若將至見其山自西來薄溪潏哆然口張若渴猊臨溪欲飲入則高廣若大厦側其右又若卷螺前有飛仙臺若樹屏焉緣溪左上爲谷際上下二瀑高俱百餘尺若白龍鬪舞溪谷中上有山曰天臺參差十二峯高者百仞小者十許仞疎密環列又若羣仙容齋于瑤臺之上洵山水佳幽處也時僧濟如居洞中頗好客指點



余遊余徙倚下上雲移高峯鳥鳴空谷在在天致湊合獻  
巧若待品題日欲暮相與趺坐飛仙臺側澗音之外萬籟  
俱寂俄聞磬聲出洞悠然冷然若度澗溪而去而心神曠  
逸恍挾飛仙遊於物外而不可極焉余旣得茲山奢願未  
旣明日轉尋小巖異其嶮惜其災因并書之

遊白水際記

象浦之源爲洞溪溪窮則有白水際北枕萬山合諸谷之  
水至此垂而爲瀑人皆以爲奇而余未之遊已巳季秋碧  
環院僧釋明招余遊明日遡溪抵際口旣午飯北走山谷  
中仰視白水濛濛垂潭高百餘丈然皆緣崖而下視諸懸  
瀑殊遠不及竊慨所見之不逮所聞也偶坐潭南見瀑布  
畔疊有複壁痕僧曰聞尙有二潭當在其間遂結束從潭  
左上至中潭狀如半月度以丈縱一橫十其瀑中注其  
水深黑其複壁環抱瀑前如人拱手胸次而水由中出余  
旣異之急脫衣去帽扳峻崖直上上潭深廣似中潭而複



壁整直狀如奇畫詭異尤甚余由壁端至瀑前瀑隆隆作  
殷雷鳴飛灑射人壁端狹不可避俯首下睇若立百仞墻  
頭輒爲股栗會樵者集大潭南見余走瀑中拍掌譁笑余  
亦大聲疾呼聲撼厓谷鳴瀑轟赫壁若動搖疑中有潛龍  
震驚而出竊又快所見之逾所聞也將窮瀑端山斗立不  
可上日且暮相攜而去

遊仙巖記

仙巖者陳止齋公講學處所謂蒼崖傑立懸瀑怒號者也  
仙之名不知何昉而佛寺之盛近甲東甌余至自柘溪旣  
入寺循寺左北上三瀑連垂而三潭疊承之下爲三星潭  
水如積翠然不甚奇上爲雷潭兩崖掌合水自上口瀉下  
數丈如瀉甕中恒若殷雷然非涉澗不得見惟霉雨潭居  
中束於兩山間廣畝許環石內削莫測其深其上懸瀑飛  
灑濛濛蔽空幽致移人宜止齋公題咏不休也晚宿寺中  
晨興謁止齋祠數椽之屋僻處閑寂向時絃誦之聲與澗  
音松韻相和者今惟木魚梵唄矣是可慨也記之去



遊南雁山記

南雁山在平陽北港僻處甌南洞壑類雁蕩故名己未秋  
余偕族姪苓往遊羣巒峭嶸瞻顧不暇自仙姑洞東眺前  
山有峯巍然而彩者曰凌霞峯峯脚有洞曰觀音洞洞南  
有銳峯曰小卓筆洞下百餘步有峯孤起如柱者曰華表  
峯旁有巨巖中空上透者曰仙僊巖其間怪石殆不可數  
此前山之勝概也自觀音洞西顧後山有峯環立爲門曰  
石城圍圍西二百步有障翼然而長曰旋風障障間中豁  
爲門曰玉樓門其上秀石嵯峨者曰朝天鯉其南曰伏獅峯  
由此而下則仙姑洞也此後山之勝概也兩山峯巒距澗



稽考集 卷二  
爭勝乍入見之如造仙境焉噫橫陽之山自縣治西抵泰  
順數百里間別求一奇峯怪石而莫之有而茲山峯巖洞  
壑若巧匠呈能羣相獻異亦獨何哉豈造物者故聚奇勝  
以資人之採取耶余不能窮其狀書于石以志之

石樓洞記

石樓洞卽仙姑洞也余之遊也久無人居拄筇杖躡蹬荆  
莽間見者皆余笑焉洞在山半方廣六丈有奇朗然明爽  
如臨堂宇其內左壁豁如重門躋而上是謂上洞廣得下  
洞之半而深倍之洞口方聳下臨絕壁而羣峯獻巧於前  
居之如御高樓之上披闥而觀而不可出洞口之左有竅  
大如斗圓明如鏡日月曠余穿牖而上跨於洞背怪石林  
立不可名狀心樂之嘯歌不肯去嗟夫以茲洞之勝宜其  
獲助於人而增華不已今乃緇羽弗居遊人落落隱跡於  
棘荆榛莽中而名不出於甌惜夫以茲洞而猶如是固知



寬閒自在之境、淡遠無華之物、大抵皆人世所棄擲也、不亦可慨也哉、

玉樓門記

石樓之左有嶂焉、綿亘百餘仞、抵于澗澚、壁立如高城中、開一門、濶丈許、其上石梁天成、若門楣然、遊客初來、遙見門外天光、及山木鳥獸之屬、疑若別露仙境者、走至門、仰睹高空、若登闔闔、俯矚絕壁、若御敵樓、而門外石城闔環拱於下、又若砦城犄角、而峙以助其勢、奇險之狀、可喜可愕、余既愛之、坐門下、清風微來、飛鳥聲滑、穆然有蓬萊仙闕之思焉、大抵茲山卷石爲門者、六七處、此其尤奇者、故志之以資卧遊、



仙甑巖記

仙甑巖屹立澗邊、中空而外削、下有洞門、望若黔突、余渡澗入洞、仰見青天如明鏡、玲瓏圓卷、宛然一巨甑也、甑口四五步、有峯孤起、如懸針竅、其根爲門、狀如針孔、天光透徹、與甑口相映射、居甑中、輕雲上浮、白茅下拂、俯仰瞻眺、莫測端倪、山風自穴入、逼至甑中、如冷水驟至、寒峭凄切、令人不可留意、上甑口、離立峰下、黃葉紛從、甑中起如爐、丹跳脫、瑟瑟有聲、不可迫視、因穿峯孔、環眺羣巒、風息仍從甑中下、



遊青田石門洞記

石門洞在青田之西、括之佳景也。戊午秋、余與族弟梈北遊、將抵厦河、舟行過其際、江澗兩崖斗立如門、維舟入門、環山里許、儼如城郭、中有良田數畝、爲亭爲寺、爲精舍、聯絡其間、碑石森列、松竹交蔭、亭之東南、峭壁千仞、中懸飛瀑、瀑下爲潭、潭左爲洞、洞下好事者累石爲臺、環以曲欄、以憇遊客、余與梈入潭北、南眺瀑泉濛濛飄空、狀若噴玉、續續注潭、響若振鼓、余愛其趣、不遽去、有頃、日西斜、余方在潭邊淺水間、吸流漱齒、忽大風自西山至、橫灑瀑泉、濕人衣帽、余急起避之、而山上落紅拂拂、逐飛流、飛旋髣髴



羣鴻翔雪、眩人瞻望、因拍掌大笑、既復與梲轉亭上、讀諸  
石刻、舟子請行、捨之去。

遊仙都山記

余北遊、至於縉雲、明日攜杖訪仙都、大雨初收、山清景明、  
出東郭、沿溪行、兩山間、約六七里、山巔一峯、高十餘丈、孤  
起如人立、西一小峰、鞠躬東向、作尊卑相接狀、曰婦姑巖、  
又東五六里、片厓橫揭、壁立溪南、曰仙人榜、其西爲虎跡  
巖、首爪儼然而小、蓬萊小赤壁、趙侯船、諸勝皆聯絡其東、  
再行數里、溪北有小山、枕水、從溪邊入、時溪水溢、余以杖  
拄石齒間、捫薜而進、斜入山巒中、見二洞、伏其下、溪水繞  
焉、上有石梯數十級、扳而上、連環三洞、直透山脊、其在  
上者、東向呀然、口張如吞暎日、如吸朝霞、是爲初陽谷。



中一立石宛如簷楹其傍古松數株屈曲偃厓壁迎風奏  
籟韻傳洞谷栩栩出塵李陽冰王龜齡朱晦翁皆有遺蹟  
在焉是山左右怪石錯出而左尤勝曰響廊曰仙人碓曰  
十八學士曰五老紛然競巧目不暇給其最奇者則東南  
之鼎湖峯也峯在溪南去暘谷洞三里高六百餘丈色態  
鮮紅如塗丹粉余造其下隔水瞻眺見其矗立溪澗上逼霄  
漢儼若大柱擎天丰骨稜稜紅光閃閃不敢迫視相傳其上有  
湖生蓮花瓣落東陽余注目仰視隱然蒼翠不可辨西有  
小峯高十餘丈其色白側立其下若嬰兒之隨大人弗敢  
離焉其東百數步有山壁立山上羣峯如小峯者八九又  
若衆人相率登高矯首西顧信詭異之觀也余稽峯之名  
有三狀其色曰丹擬其峭曰獨而鼎湖之說則好事者神  
其奇也聞水南尚多奇直西忘歸洞尤清隱足羨惜水大  
無筏可濟不克徧窮其景迢遙溪北久之而去



遊方巖及壽山記

壬戌仲夏余自永康東尋方巖巖高百餘仞繞行五里四圍石壁削下赭然如赤城其南鑿巖架石以度巖巔濶數百畝有寺名廣慈蔭以疎林暢以亭沼蕭然清遠寺後有洞云胡侍郎讀書堂侍郎生有德於人歿而廟食靈跡日著每八九月拜者蟻聚寺僧百餘資爲衣食余旣徧探諸勝俯矚巖西邈迤十數峯如紅霞橫亘其狀頗類方巖度必有異僧曰此壽山也麗澤祠在焉余卽下探之折而北深入其阻同見五峯環拱峭壁參天橫開石洞洞前飛瀑數行如垂屋溜幽隱可人洞中有樓其側有碑摸其文知



爲呂東萊講學處所謂麗澤祠也然堂宇傾圮爲狐狸鳥雀之奪而居者久矣夫以名賢講學之地無一人起而與之而近遠接踵者皆爲禍福來亦可慨矣旣出因有感于茲故並志之

遊永康靈巖記

余旣別方巖將取道縉雲南入仙都纔行數里土人指西南石山謂是靈巖洞余往尋之叩其門有僧出迓駭曰窮山鮮遊客客從何來余告之故僧喜速余入入漸深隱見峯巒聳翠竹木翻空心爲驚訝問之始知身自洞後入洞深幾三十丈濶半之而高僅丈餘下上夷坦不凹不欹隔以疎櫺別爲殿堂如居大樓之下深隱而明其外環山勢如列屏垣余旣愛其景又於不意得之因頓足長嘯而洞下空嵌蹈之有音嘯聲發洞中與其音翕和鏗鏜飄忽絕類金石會日西墜止洞中俄而素月東升光照洞宇高松



吟風虬影布石余脫衣徒跣盤桓其間清氣罩人心脾若  
洗噫以余之愚而筇杖蒲鞵恒與泉石有緣亦云幸矣獨  
怪茲山密邇方巖而實勝之乃談者競稱方巖而不及此  
其故何哉志之以告好奇者

錢塘江觀潮記

錢塘江潮水之異者也余屢適杭不遇庚申秋八月三日  
將渡江僉曰潮至矣登高遙眺儼若一線橫江縻於兩涯  
隱隱有聲頃之而近望若素練聲亦漸巨至則怒濤涵湧  
高四五丈驟然而過濺白如噴雪怒號如崩山雜以人聲照  
以斜暉光怪震撼駭人耳目恍如萬軍赴敵素車白馬露  
刃齊行大闕于冰河之上及其既過則盈盈江水坦然安  
瀾向之變態不知烏有也噫異矣或曰此天地奇險之氣  
也或曰申胥之怒實爲之余聞之赭山子曰海口兩崖其  
址亘於江底故潮至則蓄既盈則潰其信然歟余將訪而



窮焉故志之

飛來峯記

庚申秋仲、余既遊西湖、維舟花港、步入山蹊、旋繞竹木間、有大叢林、今所謂雲林也、寺前有澗、澗上有亭、唐人所謂冷泉亭也、隔澗有峯、空中而多竅、則晉人所謂飛來峯也、自澗曲渡峯下、空洞虛明、入之既深、頗覺黝黑、旁穿曲轉、復朗然而光、若是者數處、皆可愛、而在澗邊者爲最、余至洞、聞洞口泉聲灑灑然、似從洞底出、會有抱絃索而至者、坐洞下、面澗而彈、響鬱洞中、悠揚而遠、與鳴泉爭韻、坐聽久之、夫飛來之說出於釋子、怪誕不足憑、然西湖諸山、殊少奇峭、獨茲峯玲瓏秀出、雲林踞之、遂爲西湖最勝、故遊



者亦以釋子之言爲然、雲林卽古靈隱也、其四日天竺

遊虎邱記

蘇爲東南之衝、四方百物多會其地、人文蔚起、居民富庶、好爲遊觀之美、東國繁華、以蘇爲最、蘇城之西七里、有虎邱、已未夏、余至蘇而遊焉、登千人石、探劍泉、俯仰瞻眺、亭榭梵宮、縱橫繡錯、樓船輿馬之集、紅裙紈袴之嬉、管絃謳歌之會、紛紛不絕、可謂極遊觀之盛矣、余聞山林泉石、天所以娛幽潛遺逸之人、而非富貴者所得兼也、至觀於茲、鉛華氣味、薰罩林泉、而一觴一咏之風、罕有聞焉、是茲邱固富貴者之山水、非幽潛遺逸之人之山水也、余也、竹杖芒屨、浮遊南北、今遊茲邱、得毋於山水中、作繁華之夢耶、



抑于繁華夢山水耶志之以徵我遊

渡閩海觀石颿記

怪石之肖物者皆可於山谷得之惟舟帆用於水而在山則不類是故括蒼石帆居於溪而帆不克肖雁蕩一帆船其形而濶小水淺至於居汪洋淼淼之中而又確肖者惟閩海石帆爲最辛酉冬余乘舟遊廈門旣穿古嶼遙見數十里外一舟逕渡舟子笑曰可追及余不知其故頃之相去僅數箭乃是怪石卧波如舟狀其中峯拔起數十丈稍前一峯高視中峯之半如巨艦之懸雙帆泛泛水面時西北風勁余舟順風疾蹕至其處視之若逆風亂流而來飛掠余舟而過乃回首顧之又若追來狀及隔四五里祇見



如擺柁跨風悠揚破浪尤爲確肖舟子曰聞昔東夷會艘  
寇閩中月夜渡此夷以石爲眞舟競趨之渠魁艘先至風  
急勢迅觸石而碎羣夷遂去故又名殲夷石舟人爭談逸  
事皆可笑時睠石帆已隔數十里猶隱隱駛雲水間入艙  
記之

遊廈門記

閩爲中國東南奧區而廈門又閩東南之絕徼也北適泉  
興以通江浙西由漳汀以抵東粵懸居海表爲海道之衝  
洋帆番船之出入者紛如蟻附悉於茲繫維焉蓋東南一  
鎖鑰也其地氣溫其土燥其水清而駛華夷百貨雜然而  
集民則庶而聚直而好聞加以諸夷往來一失御則每有  
事辛酉仲冬余航海至其地旣觀民物風土之異久之有  
客招余覽勝者相與躋東山之崇椒於時天空氣肅目窮  
萬里客指諸夷告余日今因北風揚帆而南呂宋呷喇諸  
邦在焉西南則暹羅交趾也東望琉球日本邈在天末然



巨艦所經不旬月可至焉余凝目視之近遠風帆之外浩浩蕩蕩隱見烟雲杳靄于天日出沒之間而已因與客談昔時海邦搔擾之由知今日夷夏救寧實非無故相與浩謫而反

遊文臺記

文臺在圖書府之右前爲玉版障清光肆映後有磴遊人所由升也臺之上夷壇不陂風雨不能及綠滿於外極瀟灑之致焉居其間者管中書穎爲文臺主人與楮待制石處士陳元使者相善號文臺四友其後陶水部及本尙書偕入焉又爲文臺六君子云臺不甚高然遊者假道圖書府升而望之則凡日月星辰之明晦河海山岳之流峙九州四夷之遠邇皆可於俯仰盡之君公士庶聖賢奸邪之跡盛衰微顯因草之原上下千古皆可於凝神遇之故凡善遊斯臺者雖寒暑不輟或秉燭而遊及其窮探飽觀則



臺之奇勝舉爲我有會心自得肆應不窮而樂遊之興愈不能已且每出其所見與彼六君子者周旋有談道學者有述大事者有論人物啟親友叙觀遊傳奇蹟者有揣摩制舉者有繪景賦物而倡和歌咏者於時六人或佐以身或出諸口或走獻或坐列或坦胸靜候或濡首直前協力以聽命雖敝而弗辭第見一時臺上低徊宛轉磅礴淋漓風雲作其變態珠玉發其清響此古今有事於臺者皆有得於臺者也臺之供人取益者侈矣以故無問貴賤無論少長悉宜留心斯臺勿容忽視蓋其善遊者旣可以垂不朽卽稍窺邊幅亦足免龔瞽之誚是知臺固不可不遊也胡世之人多舍而不顧或中止而去不溺情於紅樓醉鄉卽肆志於壘斷阿堵彼六君子者吾知笑人齒冷矣豈不哀哉余幼登斯臺漸識遊臺之樂嗜之若而年益不知疲間亦不自量在臺上東塗西抹以自適其情其後舍而遊南北者五六年倦而返再登斯臺塵氛障蔽尋向所覽幾不可復識爲問六君子莫有起而應者噫余拋荒至是彼六人者得不余笑乎余是以憇作遊文臺記



碧環院記

吾里蟾河中洲有浮屠氏之居焉額曰碧環院以蟾水清  
漣深迴院側也棟宇精嚴壇砌周固竹木葩卉之植匝於  
水湄左偏之南爲梁梁之小不可並行然舍是莫由而入  
遊斯院者林泉掩映景物清幽如入窮山深林不覺爲村  
野也吾樂山水鄉也東若能仁二靈西若玉甌香海山陬  
海濱古剎之可觀遊者不可勝數茲院詎足匹其奇勝然  
僻在重山去家遼遠余輩好遊者不過數歲一至多則歲  
一二至非若茲院可朝遊暮往也雖然茲院處村落間觀  
其庭階古致木老林蒼非累百十年不能如是豈不美哉



我意必有古書名文以記創修事蹟與夫寫景咏物之作可與林宇稱者至索梵帙中一莫之有而名亦不登志乘何哉豈皆無高人偉士過斯院者耶抑遭兵燹文籍散沒後莫搜討也歲辛亥院僧某重修梵宇新階垣里人襄成之間記於余余弗嗜浮屠然以茲院爲余輩日遊息處固素所樂成者因記之余觀院僧師徒補衲烹茗一杵敲月若自得者豈亦獲林泉之助耶

萍舍記

丁巳春余以居隘不堪誦讀欲築舍於居之西而地非我有也假之主者主者曰假而舍乎恐其久而根之矣余曰嘻是何言歟余築舍非礫其楹政根其楹也礫楹者久根楹者不久其類萍乎萍有根也余築舍根於土猶萍之根於水也向余假館多類萍東學金川白石象峰假館不一處倏此倏彼茫無定所猶萍之亂泊於竹木魚叢肆涯梁砥也余卜築亦類萍且讀軒滌心室地亦非我有也吾假之今其室烏有矣地仍歸其主矣猶萍之過我前逐波而逝杳莫知所之也匪獨室也卽余行踪亦類萍泛然而遊



俄然而止吳楚齊趙之地崇華岱衡之山江淮河漢之水  
汗漫也棲次也猶萍之居於水而東西南朔漂泊無定也  
然則今日之舍萍之偶止者耳其爲根也何如哉雖然我  
類萍我于若不類萍我與若鄉人也非萍水人也萍水相  
逢尙可以假况鄉鄰耶於是主者首肯余遂植木爲楹編  
茅爲蓋不日以成因額其名曰萍舍輒書所言以爲記

### 西園記

余室廬西有隙地數丈舊爲園而蕪余乃編竹爲籬析薪  
爲屏園之西有竹北多桃李柑榴皆先君手植者培之  
勿敢損園之中不爲屋亦無臺沼夷土累石爲坐眺之所  
闢曲徑以通往來雜種蔬瓠時令家人芟夷灌溉或躬鋤  
其間興盡而息無留滯之意倦勞之狀也時則啟扉而入  
鳥鳴修竹落花滿徑殊覺爽人心目閒攜子姪取果實竦  
然起敬曰是先人之餘耳也或採園蔬命細君臚而烹  
之以供盤俎可無市謀之費亦村居一佳事也凡我取於  
園者不時所以起我思而適我興者亦莫限園之貺我多



矣是以記

凶歲圖記

余過舅氏家翻檢舊籍見卷畫一幅展而視之無紀年逸  
繪者之姓氏而揣摩工緻官署民簷隆敞相映其民有若  
寒慄者有向日坐卧者有持瓢酌溝潦水者有纍纍羅鳥  
雀於蕪田枯草中者有殍者有悍吏提者有指官府彷彿  
嗟涕者惟一人立簷下稍蠹不可辨鳩鵠之態覽之慘目  
至其官吏則布置豪甚或筵宴集伶妓舞唱者或獵邨原  
馳荒野者或列吏胥民若大怒詈者蓋彼此間備極匠  
心焉噫此凶歲圖也繪斯圖者豈無謂耶盛時君臣繫心  
民瘼省刑薄斂慮民猶已故廷署多簡淡之象而閭閻有



熙皞之色此豳風大有諸圖好事者亦每摩以識其盛及世之衰刑賦苛煩凶荒叠見于是居位者飫梁肉飽鱸羽而斯民日食芑蕨曳輕裘跨肥馬而斯民恒披草萊欺奪百端威福自擅而斯民進止莫措傾蹶屯苦而無以告上下之情真有不堪問者彼有心人對窮氓而酸心顧司牧以浩嘆思援靡從欲言恐戾故發諸楮墨摩彼此之情形以舒其憂憐痛憤抑冀官人者覩之熱其顏噤其口而動其思焉噫此圖之所以作也耶夫凶者歲而救凶者民牧昔之人曾有圖流民上陳者彼職斯民者何不踵其跡哭之朝宁以求甦其民而償其責乎乃藐不之顧且陵侮之致使旁觀之人借方幅之赫蹠寫無窮之感憤而又悲身罹蚤網省紀年而逸姓氏其可慨也已嗟夫作斯圖者我胡由與之竟談越日與



蝥記

甌頻年不稔矣重以瘟疫漫染民既苦之歲在壬子雨暘  
 時若老幼昂首望日歲其大有乎比及季夏秋稻將登冬  
 禾鬱茂有虫曰蝥黑質白喙俄而滿野一莖千百遶刈之  
 稻穀實耗其半晚禾遭之爛若塗泥未及匝旬四野枯焦  
 如火炙焚嗟甌之民憊甚矣古者耕三餘一雖荒足備今  
 甌民耕素歉之田歷疾疫之苦問其室家十空七八矣而  
 又罹此凶年鉏耘灌溉已無所施秉耒太息之聲接于阡  
 陌而公私積逋不少貸欲其安分自守非室之僵則塗之  
 殍耳嗟甌之民憊甚矣或曰浙之東皆然或曰閩之北亦



然余未之知也目擊者書之見斯民之待哺也

釋未集卷三

樂成施元孚六洲著

邑後學鄭燿廷需人校訂

族孫 朝泮 朝桂  
朝槐 鳴登 全校授梓

陳蝶菴傳

陳一球字非我別號蝶菴温之樂清人萬歷庚子其父禱於玉甌峯明年元日夢入華林摘巨李燦然有輝謂家人曰是月十八日當舉奇男子果生一球少慧四歲知書九歲通六經十二輒冠童試十四入樂庠為人義俠以氣節



自許識者咸以大器目之顧數奇不偶者二十餘年牢騷  
之氣發爲詩詞及蝴蝶夢松石亭諸篇感憤解悟一時併  
集令讀者欲哭欲笑天啟間遊吳門得一妾媵而慧明年  
遇其故主於杭詢知以難故遣妾遂遣還崇正初歲比歎  
一球發粟貸人盡焚其券曰此我鄉隣也我愧力不克  
濟忍言積逋耶於時國事日非羣閹用事官吏酷虐民苦  
橫征無所告訴一球憤極崇正乙亥上書直指使者縷縷  
數千言剴切流涕直指躑之疏聞於朝闈人怒羣奸承風  
旨中以危禍幽圜墻者四載至庚辰謫戍閩之鎮東諸鉅  
公名士餞於郡之江心詩詞盈帙何丹邱題其編爲長沙

遺直而一球經濟之畧懃直之聲播於宇內矣泊事白釋  
歸閩中大臣交章薦之因有中翰之擢再聘始起時閩浙  
交構一球深懇宗社阽危力陳輔車之義奉使於浙浙侍  
郎陳涵輝巡按朱常接薦之魯王謂一球忠可持危義足  
風世乞留加顯職一球辭曰此非一球願也誠使一球得  
復使命從中調議杜內讜以同仇卽稼穡惟寶亦安餘生  
倘疑忌不消災從中起則鷓蚌之利終歸漁父此一球所  
深痛也卒反命於閩再申唇齒之喻進皇躬六誤時事九  
非疏以死爭之時不能用忌者復從而擠之一球再罹嚴  
譴不半載而浙破閩亦隨之矣嗚呼明之季世始敗於闈



宦之橫終喪於蕭牆之構當危急之秋不圖其大而祇於  
溫衢糧餉彼此交爭區區一小臣忠言又擯斥而罪之卒  
致爛額焦頭不可救藥徒使孤臣擅知言之名豈不悲哉  
閩浙既破時人多勸一球更事 與朝一球不可歸築園  
於排巖故居種魚灌花日與鄉人飲酒賦詩絕口不談時  
事後十餘年卒一球初娶象山鄭氏琴瑟不調婦翁訟之  
於官其下獄也亦由彼婦之口云蝶夢諸編蓋有爲而作  
也及鄭死續娶 氏生子天壽邑庠生孫四次明禋乾隆  
癸酉貢於鄉

六洲生日甚矣末世之不可莊語也顧其私不恤其公  
而媒孽以起比比然矣乃手足伉儷間而亦出此何哉  
一球學雖雜於老佛而才識節義卓絕一時語曰死後  
是非定一球小臣闕於史已矣顧郡邑志亦不之載載  
者皆榮顯之流絜其短長相去何祇倍屣而此屈彼伸  
抑又何哉悲夫



張鐵爬傳

張武字國威樂清人少雋與羣兒戲自爲將令羣兒爲卒而教之陳見者無不異之旣就傅不樂去而習武及長知勇絕倫善射又精鐵爬頗自負謂有裨於時居貧不務生產日與豪俠嬉戲有錢不問多寡且輒盡人或嘲之亦笑而不顧一日途行有富人侮寒士武心不平斥之其人畏武不敢抗時陳文達連兵海上乃賄有司以通海誣武武居海墘許公堡下官捕之急不得已卽蹈海投文達文達聞其技欲試之方馭風帆有雁過武指曰請射此文達笑而不信弦響雁果落衆皆驚異文達大喜遂爲文達軍鋒



然非其所願常撫鐵爬太息曰鏡爬我以若爲沿海長城  
若顧爲鯨鯢牙爪耶久之以理勢說文達文達乃率衆歸  
誠

賜秩有差而武得爲參將甫之任輒勦賊鎮江一日三戰生  
擒渠魁金彈子晉副將署總兵事入覲道卒子旋以其喪  
歸葬武旣精鐵爬每戰皆以此取勝故時人稱爲張鐵爬  
其後台人蔣懋勛亦善此以從征臺灣功爲溫總兵亦稱  
蔣鐵爬聞武善射自以爲弗及一日巡海抵許公堡率僚  
屬謁其墓而去

松閨張烈婦傳

張烈婦氏蔡甌郡人夫名宮一名承宮樂清黃華張氏子  
也以亂僑居郡與蔡爲鄰故蔡氏歸宮蔡氏眉目姣好讀  
書識大義嘗自題其室曰松閨後人高其節因以爲號蔡  
氏初爲張婦靜好無間有狡卒鮑玉者窺而艷之與其黨  
雲龍佯與宮善而宮弗覺也康熙元年夏二賊邀宮至大  
八折地刺殺宮沉屍於水返以暴疾告婦閨疾急隨賊往  
視至一大宅皆賊黨賊復以溺死爲辭且乞爲婚婦聞言  
大慟欲自殺玉母阻而慰之婦思夫爲賊害明矣徒死則  
夫寃不自不若佯與約以爲後圖因曰若欲爲婚聽我約



則從否則死耳我夫新死義難遽適人願終期服賊見其激烈強之必死且已入我掌握不得脫姑與約小功於是婦隱忍含淚不動聲色與玉母同寢食已而玉戲之婦忿然作色厲聲曰若奚爲若約我小功則此小功之我猶張婦也若奚爲玉心惜婦見其怒因謝之自此不復戲久之賊以其無它防少懈婦陰籲天求濟齧指血爲書具陳前後事欲遺黃華張君豐乃以簪珥私贈鬻席人遂得達君豐者張族豪士也依書計袖狀於官輒挾數健捕攜宮姪簧兒往僞與羣兒戲毬入賊舍婦見兒知其故以兩指示兒目麾之出兒喻卽出告遂鎖二賊至縣獄久未決會宮

屍爲漁人網獲而署司李嵇公嚴鞠之賊遂伏罪獄乃定于是婦舁夫喪歸葬西山旣復赴審於杭日號泣不休明年二賊棄市婦乃備物祭夫哭愈哀聞者咸爲出涕祭畢召鄰舍飲告曰未亡人無子所以至今者以夫冤未白賊未誅今二賊旣誅我所以報夫者畢矣簧兒有勞可爲夫後也鄰人不察其意席散婦遂自經嗚呼夫死而守志貞矣而婦不敢安夫死而殉難烈矣而婦猶不敢安夫貞與烈巾幗難事也而自張婦視之猶有不敢者良以夫冤不白雖守貞殉義而夫目不瞑卽在我有遺憾未可以對我夫然失身以白夫之冤是自辱卽辱夫遺憾滋多白夫冤



而不死是夫以我死而我獨生遺憾仍不泯惟全其身以白夫之冤而後從夫地下斯可以對夫而無愧耳此張婦之志張婦之事也雖然使我與賊約賊不聽可奈何使賊知我謀殺我滅口可奈何使任人不遂我意可奈何凡此皆至難必之事也然而張婦處此則無難非謂其才足恃也天下惟能死其事者斯能成其事夫事之成不成數也然處萬難之下而有必死之志則宅心定而慮事周故事多有成張婦所處固不能必其成而卒能有成則以其有必死之志也蓋其從容隱忍之謀卽其慷慨激烈之志而慷慨激烈之舉已早決于從容隱忍之下此其所以謀無

不遂而卒能全其身以白其冤也然則婦之才乃出險濟變之才而婦之志則凌霜貫日之志也嗚呼若張婦者真可謂宇宙完人矣婦旣自經夫姪尙幼於是鄰舍人爲附葬夫墓而時之好事者移松木植之呼爲青松塚蓋原其志表其節也方嵇公之定獄也有邵廣文仲陟者約其事爲贊書之素縑以遺張婦及婦殉義爲詩歌頌之者甚多皆散佚惟邵贊藏其家乾隆壬午張族修譜邵贊始出遺老尙能詳其逸事相與低徊而嘆賞之嗟夫婦之事夫猶臣子事君父一旦臨大節未可謂一死塞責而遂已也若張婦者洵可爲萬世臣子之法與



高叟傳

高叟號山橋世稱十八公鬱林人也。生而秀穎比長勁骨  
蒼髯高潔邁衆識者以大器許之。性愛山水善謳吟與新  
甫伯爲歲寒友洪園君爲韻友而黃石公又林泉之相視  
莫逆者也。其族多異材其近人耳目者多爲世用叟獨負  
遠志僻處窮山嘗曰大丈夫當爲朝廷梁棟否則特立自  
高。歌詠皇風以樂天年耳敢不自重與卑柔側媚輩爭榮  
寵耶。遂隱不出終以泉石自娛所居蓬蒿滿徑常種茯苓  
保真引年高潔之操久而益堅時披風矯首作太古之調  
清雅渾穆時人莫之識焉。



木尚書傳

木尚書名一別號格方子有巢氏之遺材也聚族中山與管氏楮氏爲鄰其鼻祖居東方得天地之生氣故其後漸蕃多異材禹平水土貢於荆者三焉厥後爲當世舟楫楨幹者指不勝屈一生於西漢性堅樸不作媚人狀建元間上大有興作詔求天下茂材異等爲朝廷梁棟之任使至中山拔一去旣至羣工以不勝大任擯不用安置上林苑未幾上與吾邱壽王遊苑中上見輒喜曰此尚書材也奚置是急命冬官成就之剛直端方嶄然見頭角是時管中書楮待制久貴顯上益好文學使一爲佐史與二子並司



文籍幼同里長同官遇何奇哉一既任事恒卧佐文誥措  
置有方又善格物理矩度不差上以其能遂進位尚書初  
一之用也嘗攝廷尉事疾惡如仇羣邪多側目及爲尚書寧  
靜專一上及諸臣皆愛之蓋管氏聰敏楮氏坦易而一守  
道直行各有所長焉然上寵遇卒不能如二子既老稜角  
稍損而方正如故有撓之者終不爲屈故僉謂此老木強  
猶昔云噫楮待制髦而腐管中書老不中用若一之不二  
其操真不愧尚書哉一卒子孫繁衍徧天下若梓若檜若  
梨若栗若楊之屬實其翹楚其進用亦皆先試工部而後  
官禮部要皆祖一方正能守家法贊曰不偏倚焉不變塞  
焉厥身不沒惟守直焉百爾君子宜是式焉



豫讓論

豫讓之事可謂忠乎論者以不能死諫智伯於前徒殞命於後以釣名譽非國士報然亦太刻矣戰國之士咸路人視故主讓乃能于主亡之後奮志復仇有足稱者然則讓無可議與曰否余不足讓則以讓有衆人國士之說也夫既委質事人矣君我禮固殫厥誠君不我禮亦盡厥職事君如事父父不慈子安敢不孝君無禮臣安敢不忠故處無禮之朝竭忠不聽則引去如國亡君喪我亦有死而已不然則潔其身終不事人耳若居其位食其祿而又必視其禮遇以報豈人臣事君之道哉故讓也使其初不事范



中行氏而能報智伯如是吾必以讓爲忠臣使其移報智伯者先報范中行氏吾又必以讓爲忠臣乃旣忘君事仇矣尙飾說以爲之辭嗚呼執此說以示天下後世則國家危急之秋不惟奸壬藉口以事二姓卽中材之人未有不弛其忠懇者其開天下不忠之禍流極豈有底哉且幸當日者智伯以國士遇讓不然將復以報范中行氏者報智伯耶非惟以此報智伯將復以事智伯者轉事趙襄子耶此余所不足於讓也雖然孟子腹心寇讐之論與讓之說同然則孟子之言非與日不然孟子之言爲時君發非謂人臣可如是也若夫事君無義進退無禮孟子深惡之則其所以立人臣之大防者可知矣



藺廉劓頸交論

藺廉威趙國却秦人相與有成昔人謂由避車袒肉之故誠哉是言雖然劓頸之盟不可法也其人可交耶意氣旣洽禍福必共雖無盟誓自可永貞其不可交耶見利則從遇害則避縱盟之死終亦奚裨趙朔之友程嬰初未聞以死相誓朔亡嬰存其孤而身死於孤成之後張耳陳餘秦漢間賢豪上也初以死相誓而卒以利相戕由是言之劓頸之盟其足恃乎且人心至叵測使初似可交中路易操身罹法網吾旣與之誓生死矣將念曩日之盟傾身赴難黨比罪人是全盟而汙身也將念其人罪戾權衡大義棄



而弗顧是背盟而欺心也兩者必居一焉將若之何藺廉雖能有成然其後也郭開讒入廉奔魏而死於楚藺亦末如之何刎頸之言徒虛語耳昔管寧與華歆善旣與之絕君子賢之使其初亦以死誓尙得爲管寧乎哉余謂交期立誠盟非君子所尙奈何世之人多以盟交耶

張魏公浚論

宋高宗之不能恢復中原論者咎張魏公之引秦檜譏其無知人之明也而余尤咎其拂武穆之論將惜其無容人之度也大臣當國宜以至公之心和平之氣與羣僚商榷然後有以定大謀成大事若其專執已見與正人自相抵牾適所以僨事危身坐失機會而使奸邪得計豈大臣當國之道哉當魏公爲都督時中外事機一以委之不可謂不專矣諸將效命于外累勝金人不可謂不銳矣而帝亦深自策勵以圖大舉觀其語武穆之言其志不可謂不堅矣以當日事勢恢復中原宜如反掌乃不旋踵而敗其故



何哉用人蔽於私而事機阻于執也彼秦檜者方將力主和議見帝銳意恢復諸將屢有功苦無可乘之隙

故請帝召武穆詣都督議事蓋檜之心有以窺魏公之踈也夫成事者不成于一旦之功而成于上下之和用人者不忠小人之乘間而患正人之解體公于武穆既稱爲忠孝又稱爲神算知之可謂深矣第于議事下平心以處之酌理勢之宜度諸將之才當必納武穆言而慎統軍之選以公之任天子傾心諸將效命同心戮力以供王事吾固知金人不足夷而中原不足復也彼秦檜者坐而觀望一木偶人耳乃計不出此顧自執其私明知武穆賢謬謂其以得軍爲榮而沮抑之卒使德璣不相下璣叛而呂祉死於是魏公始不安其位矣公去而檜得乘其隙和議行而中原遂不可復矣嗚呼我于是慨公之疎而惜公無容人之度也昔人論曰南宋不復始失於李綱爲相宗澤守汴之時繼失于劉錡順昌岳飛朱仙鎮之勝余謂此二時固恢復一大機會然猶有權臣在內也至若魏公都督之時君臣一心內外同體尤爲南宋不易得之時而卒自隳之豈不惜哉卽甚其罪曰南宋之不復中原由魏公不納武穆之言也公固不能辭其責矣



祠王謝論

祠以表賢亦以風世故古者慎制祀以爲國典若不問其  
行實不跡其初末徒以文采風流爲世所稱而祀之祀典  
云乎哉吾郡墨池坊舊有王右軍祠拔於颶風永嘉叅議  
王公重建于華蓋山麓其後郡守龔公合祀謝康樂屢廢  
復與今亦頽圯近觀察副使王公建祠積穀山麓崇祀康  
樂而右軍之祀廢噫右軍康樂固孰宜祀耶兩人皆旣守  
皆有文然觀右軍貽殷浩桓溫及與謝安謝萬等之言具  
見其忠君愛國之志而蘭亭痛悼力砥狂瀾如右軍者庶  
足風世與康樂顯於晉又仕於宋其大節已不可問而曠



逸不檢負才傲睨卒罹罪辜其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  
連耻其將耻臣宋氏耶將以家世晉臣而思奮耶爲人臣  
懷二心此豫讓所不齒者卽此而觀人品安在誰謂與兵  
逃逸爲史氏之深文哉然則制祀者宜右軍耶宜康樂耶  
夫祀一人是以其人風世也官師導之儒士摩之四方則  
效之然則風我郡者宜右軍耶宜康樂耶敢書之以爲制  
祀者告

事佛論

佛氏絕倫理而空諸所有以煽惑于世是吾道之賊也逃  
租賦以食于人是斯民之盜也昔之人言之詳矣余弗復  
論論事佛者天下徧事佛人而不足怪何則彼愚夫婦目  
不識詩書之訓所欲者福利所畏者災禍佛以果報輪轉  
之說脅而誘之則其情易爲之動故雖猛鷲之夫見佛則  
拜誠以其中茫無執守故也若儒者明吾道者也所謂禍  
福旣不足惑矣卽其虛無之論亦偏而不能惑然則旣爲  
儒卽當闢佛不當復有事佛者自明季以來人文盛矣而  
莫不好佛佛以虛無惑人斯人正以其誕幻可喜而甘附



之於是尊之如帝天愛之如君父啟口及佛舉筆及佛甚  
而談經析理亦以佛爲之解相習成風而未有已噫愚者  
事佛其淺焉耳苟有以講之俾知禍福之說非若彼之詭  
幻無稽當必退然而反至儒者而亦如是其爲害遂不可  
勝言矣夫儒者固愚人之所視效也闢之庶可以解彼昏  
之惑今乃起而爲之倡彼愚禍趨福者尤而效之皇皇皈  
依惟恐後人又曷怪哉宜乎佛之勢日熾而其害日烈也  
嗚呼亂聖道者佛余弗咎佛而咎爲吾道者操入室之戈  
眩佛深者愚夫婦余弗咎愚夫婦而咎讀孔孟書者先入  
爲亂階彼夫國有亂賊小民未知避之而有位者曰我與  
若從之則悉從而賊熾矣事佛亦然嗚呼可怪哉



勤儉論

客有謂貧人宜勤儉不可與都富厚者等余曰勤儉之德  
貧富胥賴之信若子言寧都富厚者可不然歟向吾鄉有  
富厚者日逸無事競爲華靡不轉盼而家資以盡人皆以  
爲消亡何速而抑知無足異也客亦見傭作者之取償耶  
力一日輒餘一日之糧循而累之可以日益以餘一日而  
苟安焉則明日仍無有矣蓋勤儉所以肇興隆而宴奢適  
以來傾圮事理固然雖富厚弗能殊也故貧人勤儉將自  
抵於富富人勤儉亦必至於貧貧與富無定居勤與儉  
有常效不然天下豈有坐享富厚而常繼者耶書曰克勤



克儉無教逸欲友邦此舜禹所以享至治也其言湯曰昧  
爽不顯不邇聲色言武王曰不役耳目罔或不勤帝王之  
道舉皆出此反之則桀紂幽厲耳然則都富厚者可勤儉  
即可不勤儉耶夫爲天子之尊享萬方之奉威行天下已  
云富厚之至極而猶不可以不勤不儉居其身居則覆國  
喪家速如響應而况卿相以下者哉况氓庶哉客以爲然

### 火葬論

葬者藏也聖人緣情制禮不忍親體魄散露故藏之于土  
也自天子至庶人胥有定期有定制也自堪輿風水之說  
起後世遂有停喪不葬者及其歷久而敗則積薪焚之壘  
火燼埋之謂之火葬嗚呼忍矣彼死者非夫人之父母祖  
宗兄長戚屬耶爲子孫弟姪之人以骨月至親遺骸付烈  
焰當此之時目睹烜赫之狀黔其脊而赭其顱粉骨灰身  
蕩焉消滅反而自問其果一無動心乎而忍之也傳曰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子抑搔問視百計安之生也如  
是歿宜何如完其形于泉壤庶生者死者可兩無憾顧忍



舉而焚之何戾謬不情之甚耶習惡成風久而不察良可嘆也夫窀穸固則人心悛祖父體魄安則子孫自宜榮享以理言也彼火葬者以死者爲有知耶爲無知耶謂無知而可焚是喪不必停也謂有知而能庇孫子則屍不可焚也寧焚爲灰燼尙能庇蔭孫子耶且人之生也棘芒之刺必以爲痛有傷殺之者雖人至懦而心必恨之矧其孫子故死而無知則聽其刻忍焚煬耳若謂能庇蔭孫子必其體魄之有知以有知體魄而當此焚煬之慘彼視其孫子爲何如人必以爲人世弑賊大逆之尤思有以戮之而謂其甘弑虐而反庇之此豈其情也哉卽甘而庇之爲孫子者

亦奚忍徼倖萬一之福身陷大逆之罪而使祖父罹此赫烈之災也况萬萬無是理吾聞昔人以父兄故夷讐人之墓而鞭其屍而後世人主間有碎人遺骨者亦古人戮死之意與然爲此者非其人爲巨姦逆則在我爲深怒極怨之仇苟有可恕亦必不忍爲之今也舉大仇逆之淫刑加諸天性骨血之親而不自爲過嗚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豈不哀哉或曰焚之亦可沉之亦可斯言何謂耶曰此古人有感之言放浪不經之說也水火豈葬人之物其可爲人子法乎或曰如貧者何曰喪具稱家有無數石穀灰雖貧可致以易買薪之錢不遠矣然則富貴之人將必玉匣



珠襦以送之鏤垣飾屋以居之乎曰聖賢厚塋棺槨之備  
封域之固而已如夸奢閎麗焉寧惟非禮驪山牧卒之禍  
是亦一火塋矣

讒婦論

古來以口舌禍人家國者莫易於女子蓋其所恃者以色  
而其所用者以情故欲毀其人非婉轉出於燕私卽涕泣  
陳于枕畔或時其事之便而挑之或乘夫主喜怒之際而  
激之而且指小過以見其實借他人援往事以証其非而  
極言其利害之所在假好合爲斧斨寓殺機於雲雨媚術  
百端不可指擬其迷人心思而使人弗覺者固非佞臣巧  
宦之比也是以爲夫主者非無才知勇敢之人而卒之離  
骨肉之恩棄君臣之義絕交遊之好豈非讒口塞聰狐  
媚太甚乎故惟上知之人其心公恕其識高明斯不爲惑



若中材以下雖疇昔亦自有見乃始而疑之旋復信之久  
之神昏慮易譬似醉夢中心思不克自主而欲不圍其術  
中其可得耶嗚呼女日之戕人甚矣艷冶舒情齒牙肆毒  
忠孝信義之士每每見擯於君親兄友至使欲言不可欲  
挽無由痛哭悲號弗能自伸甚而狎狂逃竄肝腦塗地而  
彼昏迷惑卒不之悟豈不痛哉然則將何術以處之其必  
曰清其心寡其欲察公直於衆言拒讒謀于未事庶幾不  
迷惑其說也嗚呼遠色之訓可不念哉余故書之以告夫  
世之爲夫主者

釋耒集卷四

樂成施元孚六洲著

邑後學鄭燿廷需人校訂

族孫 朝泮 朝桂 朝槐 朝登 全校授梓

東甌王辯異

東甌王搖姓駟氏夏裔越王勾踐七世孫越亡王以遺民  
徙東甌用其先世生聚教訓法自君其國變鱗介爲衣冠  
甌人懷之故王歿而廟食百世王於史無特傳而散見於  
史志或以王爲甌陽氏或以爲顧氏皆非也其曰甌陽氏



者越自無疆滅於楚楚封其子於烏程甌餘山之陽曰甌陽亭侯子孫因以爲氏蜀江甌陽氏其裔也然越子孫受封者惟甌陽亭侯餘則散而南遷如台志所謂保方城山者不一王獨來東甌故氏騶不氏甌陽而郡志謂世守其祀者亦爲甌陽氏昔人謂其後世與蜀江通譜理或然也曰顧氏者夏裔有封顧伯者子孫以國爲氏海寧顧氏其裔也然謂顧伯之後周時世王東甌傳聞異詞未可深信大抵王旣貴顯族類多援之故有顧與甌陽之說耳且甌陽譜以王爲無疆七世孫顧譜謂王父名安朱生周赧王四十四年亦非也王壽百六十歲史記越人勇之言可証

也越自勾踐五世至無疆當周顯王三十五年爲楚所滅歷百二十八年爲漢高元年王從諸侯伐秦又四年從漢高滅項封海陽侯又十年爲漢惠三年封東海王都東甌又三十八年爲漢景三年東甌亡史記叙王都東甌下卽云後數世亡是王當卒於漢惠時顧譜謂王卒於封王年九月頗與史合自越亡至漢惠三年纔百四十二年則無疆滅時王年已十八安有同時之人而相隔七世之理哉王當爲無疆孫否則爲無疆從孫輩耳至謂其父生赦王時其間纔八十年更可無論矣王之從諸侯伐秦也談者謂秦廢越爲郡縣故伐秦其從漢高滅項也謂以伐秦之



役項弗王搖故或又以楚覆越項世爲楚將覆越未必非  
項而以秦項之伐歸美於王之復仇余謂此皆意擬之辭  
夫以秦項之暴天下莫不怨之大丈夫舉事光明磊落王  
旣得民心舉而用之伐秦滅項誅暴安民固無庸別爲之  
說也顧譜謂王薨諡曰信傳子昭襄一名期高后時辭王  
爵爲侯在位九年諡曰悼傳子建所謂漢景三年亡國者  
然漢書謂漢武建元三年閩越攻東甌上使嚴助發兵救  
之是甌之亡猶後於此也意者漢景三年建亡中國廢其  
爵而建子孫仍自君其國乎郡志又謂王薨葬甌浦山最  
高處有杜蜂如拳大護其塚其事甚異此細事史不及載  
或歷世相傳事有可徵者與



蟾河主人說

管輅之陽有水焉其名曰蟾河滌洄而深涵六洲而不洩  
其隈曰蟾河堡施氏之族處焉有施生者夙窮居不事榮  
利日荷鋤河水上畊耘嘯傲或與昆季刺舟而漁遠去二  
三里近則繞村口而返起居無時惟意所適有客戲之曰  
吾子之曰與蟾河親也幸矣蟾河獲其主矣生退然對曰  
吁子何言蟾河豈余比耶其源深其流曲澄澈空明碧天  
一色爲能供飲汲任舟航備灌溉類才人名士之爲若余  
者稟質昏蒙終鮮巧智技藝弗工利濟無術庸流皆得而  
侮之而猶以余爲蟾河主蟾河其蒙垢哉客笑而起從容



言曰吾子不主蟾河毋乃知之深而待之疎耶蟾河之淵  
泉深靜波流瑩潔是蟾河之幽致也吾子坐穿梨床寫滿  
竹書慕羲黃之淡遠耽泉石之幽奇沉浮于俗俯仰自如  
是吾子之逸致也且蟾河者僻處田間跳遊魚鱉繚惹煙  
霞畊夫漁父日習其間而不知其趣宦達豪雋雖知其趣  
而不暇領惟吾子者顛倒笑傲嘯歌自適流連不忍去是  
日親蟾河者惟吾子而深知蟾河者亦惟吾子吾子親之  
知之而不主之則蟾河將無主矣于是施生取所捕之魚  
攜所釀之酒逐流泛舟歌吟呼笑與客快飲于蟾河之側  
遂爲蟾河主人

魚說

魚潛碧潭躍清波樂矣然江湖遊者忽鸞釜泣豈漁者之  
術工與將魚之自取與葢甘其餌中其術也甚矣哉貪之  
失也雖然網亦較密矣不釣而網魚亦莫之避耳然使囓  
塗泥食蒲藻游泳乎深淵浮沉乎幽壑網雖密其盡羅之  
耶



鴈說

雁之宿也令雁奴警夜有警則報弋者以火詐之待其報則匿火于是羣雁起而擊雁奴以其誣也如是再三雁奴去而羣雁羅矣嗟夫機若是其險也多方以誤之防害者反招害耶雖然溺晏安而忘遠慮授以職而不盡其用懷忠者見疑竭誠者遠引身陷網羅何足惜哉



上徐翔雲先生書

近傳先生却居孚往西河知先生在城矣先生邇來起居  
何似損臂無恙耶伏惟萬福孚自從遊來於今十年孝友  
之訓聞之稔矣而孚不肖早禍二人比營幽宅復非其地  
以致改卜今厝父兄禮又不備不孝不弟罪難逭矣客歲  
清明偕楊光春助祭北崗羨其垣石宏固蔭植鬱茂光春  
具言先生孝友之誠幾煩心膂卜茲佳域孚每捫膺自念  
未嘗不濡睫汗顏心慚且痛也先生教益不勝枚舉茲遷  
先塋重辱惠顧俾泉壤父兄載沾榮寵孚又不善敬事致  
傷尊臂先生亦弗之責孚困躓若斯人所同棄先生不以



爲不肖屢賜教指將哀其窮而顧之與抑以孚爲可教取  
孚於世情之外也孚之不才不敢白他人惟于先生宜詳  
之曩孚有三事日結胸臆一以先塋未改一以嗣續未廣  
此二事今幸無虞今所慮者學業未成耳孔子曰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又曰年四十而見惡其終也已孚年二十  
有九矣俾弱病軀不知修短得五六十今已將半縱八九  
十今已三分之一歲月征邁德業一無所就忝視前修心  
焉惕惕孚昔幼齡頗有志氣嘗曰人生不能垂名寰宇父  
母亦徒生我今雖未逮豈敢自棄爲世訾笑重貽吾親羞  
哉先生大德無以爲報如彝前惠而卒教之斯又幸矣近

聞先生將北轅赴省孚於光春處詢之未知其的將何時  
與孚再頓首



與友人論交誼書

今之言交友者莫不希蹤古人而鄙庸俗酒食嬉戲之徒夫豈不可交而卒之交道日衰由吾曹交以名不交以實也平時讀聖賢書見格言偉行亦嘗相與欣羨觀人世陋惡之事亦嘗相與愧赧而究於爾我間無直言勉戒觀其蹤跡居然深契其實無異旅客謀面誠可笑也然旁人已稱其交至厚卽身當者亦竊竊然自以爲交至厚噫交道之不復曷足怪耶交合也謂合成其美朋同也謂同志而相益故古之交者殫其忠誠有過相規不敢默視或正言而責之否則援舉今古而婉諭之否則呼其朋類多方喻



解之如是而我聽我襄之成反覆而不聽乃舍去之我不  
失友誼而朋獲善助故相與多有成所謂忠告善道有責  
善之道聖賢之言萬世程法也今也慕其聲不師其實取  
其跡不求其情此亦庸俗酒食嬉戲之流耳其爲朋奚裨  
哉然亦有故以含忍易好多言屢憎也然吾見耕鑿間每  
有釋耒相戒忠言警勗者而我曹反含忍不言鮮所繩正  
不亦大可恥乎僕今與足下訂凡所言行輒以道相勗毋  
蓄縮旁視庶幾遠異庸俗之流獲麗古人之末不爲耕鑿  
人訾笑則交道或可自茲振也足下與僕有同心與抑將  
別有以善斯道者幸明教之

書諸葛武侯傳後

漢之季有才者咸挾技干主而武侯獨卧隆中非昭烈則  
武侯亦千古一高士耳或謂武侯之出以三顧也然使孫  
曹行之亦將許以驅馳耶吾知武侯必不然矣故其處也  
優游林谷髣髴巢許然抱膝長吟巢許已遜其志量遠其  
用也鞭撻魏吳髣髴管樂然經營玉業管樂更無此規模  
昔人謂莘野渭濱惟隆中堪與鼎峙信哉荀文若者穎川  
奇士也而委身曹氏嗚呼出處之間豈易言哉



跋徐翔雲先生經義

窮經貴實踐口周孔而行躐躑窮經亦奚爲哉先生研究  
六經窮年兀兀耄而不倦所著經義入堂奧而闡微渺爲  
先儒羽翼爲後學津梁生平言動一以經訓爲師雖不遇  
于時而躬行不怠以此淑身卽以此誨人不露圭角而外  
內斬斬若先生者洵無負於窮經矣今先生往矣讀其書  
猶想見其爲人而竊嘆窮經之自有真也



壯士誅假虎錄

戊午秋余至岷其土人語余曰吾邑西南四十里而遙患  
虎人不敢孤行行則不免有壯士遠來日暮將渡嶺里老  
阻之不聽持短槌自衛甫踰山椒兩虎吼而出壯士立以  
待之一先至迎擊之輒仆而噉一復至自右擊之亦噉而  
避去壯士怒甚急追立斃之比反前虎跪而乞命曰我去  
此誓不噬人壯士怒未已瞎其明生繫于林間至嶺表語  
人不信壯士曰月明盍往觀乎乃糾十餘人持兵列炬以  
往信如其言皆駭迫而摸之鐵爪虎皮赫然兩僧也烹之  
癸亥冬處州竹竿嶺復有類此者行賈者誅之其黨逃至



吾樂而獲焉因并錄之

義犬錄

富春有兩乞孺一犬將屠之商人憐而買之乞見商多金遂相與踵商至山陬殺而委諸壑持其囊去犬奔至杭城入嵇閣學督府伏墀下吠甚哀逐之不去如是者數日公心疑呼二吏尾之遂獲商屍犬狺狺吠不輟公復使吏尾之越數日抵一邨落遇兩乞方對飲犬見之奔噬其項乞既獲吐實公立寘重法而豢犬於庭不食死嗟乎商以贖犬賈禍而犬能報德日夜哀號以白其冤猶以爲未足繼之以死夫犬畜也尙知義若是耶噫







也諂神非敬神也吾祖卽怒之神必醜之矣譬諸父母在堂我不之顧而外之尊長偃僂事之若弗及其尊長有知當必諭戒之不則怫然怒責之甚則拂袖而去笑而絕之矣謂赫赫司土肯鑒此無禮人耶今請與鄉人約元日謁於家祠再謁於宗祠次日謁於廟庶情理弗愆幽明胥得矣慎毋蹈故轍俾人謂我鄉亦尚神也

述老人論玉環

丁未秋余過中峯亭其坐者爭談玉環事有杖者鬚髮皤皤太息而言曰君曹幸玉環開耶吾竊慮之問之則曰吾髦矣言或不中然度之理勢朝廷聲教所訖環海之內皆已貢賦環海之外皆已臣服不可謂非廣且遠矣區區海島豺虎所居龍蛇所處又何必墾而理之耶我觀玉環懸海僻陋無可去之路無可恃之險非重兵則難以爲守守之亦不足以障甌其形勢可覽而知也兵多則食必廣藉其地之賦以養其兵三不給一將必取足內地而內地之兵終不可滅其事勢亦可坐而知也求所以利國家者



無有矣且甌之境西北環山東南阻海民食不可取於他  
邦故治甌者首防漏海吾樂甌之北鄙也於玉環爲近玉  
環開則閩越之業山海者必雜然而集地陬則所出有限  
民聚則所食無窮勢又不得不仰給於甌奸民冒利偷漏  
必多則吾樂首蒙其累况聚集者多遠方失業之氓而海  
島間去來出沒踪跡靡定司牧得人尙可控御否則寫僻  
之地變故易生奸徒嘯聚吾恐玉環爲賊藪而甌海無平  
波矣求所以利吾民者安在哉吾是以慮吾聞利害相半  
明者不爲况無補公私之計徒開奸宄之源而諸君乃以  
爲幸乎言既衆寂然莫應余默念曰此固髦而無能者之  
臆見耶抑所云老成慮有關國計民生老則余未之知  
也歸而述之以俟察輿論者



述姑話舊

黃華張母施氏小子孚之姑也少先君五歲性友愛先君在時數來視疾寡居二十餘年今六旬矣戊申春孚往省之因詢以孚家往事姑曰兒欲知汝家往事耶居吾語汝居貧汝家之常蓄德亦汝家之素憶自遷界時吾與汝父俱幼汝祖父挈居青田後歸喪其土田故汝家田不過數畝吾長適張門汝之母吾之姑也先吾歸者五年柔而能敬善事汝祖父母族黨稱之汝雖不及見寧不聞乎越二  
年汝祖母辭世又十有一年大饑家不給食汝父乃閣筆  
硯與姑夫商于台明以養親又七年汝祖乃辭世年八十



矣蓋汝母居貧身食菜藿然厄匱之奉必豐而謹汝父樸直而孝養性成嘗記展畀後汝祖率父適野有虎出榛莽犯汝祖祖擊之折缺傷左臂汝父自百步外奔救祖虎乃去時父未弱冠人皆壯父膽氣而不知天性之愛發于不覺也惟汝父母善孝養故祖得享高年祖歿吾來奔喪見年荒家貧汝兄姊又幼吾又不能多給汝汝父母在憂服中百歷艱辛卒能成喪禮後三年生汝汝母教子不事鞭笞而率以義汝父則嚴嘗告吾曰人子幼不遵誨長必爲非惡得不嚴鯉池之杖汝自知之此汝父之教也汝生之明年葬汝祖于白石四年汝姑夫卒汝父亦疾病汝母

憂勞調治衣不去帶行不循步者數月至明年父病始愈越數月母不幸竟辭汝父而逝矣嗟嗟汝母賢明孝慈二十餘年間脩嘗辛苦而竟不獲一日之安汝父隻身外內教養汝兄弟不久亦逝世嗚呼人生之憾于此極矣汝父雖貧其生平忠厚信義如掩骼賙急之類傳聞鄉邑汝自知之吾不必復爲汝道也乎涕泣而聽退書姑言于册以見吾父母之孝慈憂勤與吾姑友愛之情世世子孫不可忘也